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首

二老長身屹兩峰，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鄴下劉公幹，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慚愧當年邴曼容。

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河梁會作看雲別，詩社何妨載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爲君容。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精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二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麾江海意方堅。那堪黃散付子度，空羨杭蘇養樂天。病肺一春難白酒，別腸三夜遠朱絃。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留別襄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荆棘，梨棗無從生。何時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託雞鶩，未肯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

老去君空見畫，夢中我亦曾遊。桃花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同。賴我胸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清真，強把先生擬季倫。等是人間一陳迹，聚蚊金谷本何人？

雪谿乘興

谿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道，爲問適從何處來？

四明狂客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谿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真。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翦笠，旋收江海入雙衣。

破琴詩（井引）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廬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琴

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脩。」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一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脩，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動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題王晉卿畫後

聽武道士彈賀若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臥水中龍；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峰第幾重。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却尋三十年前味，未飯鍾聲已飯茶。

遂良鬚髮盡白

夢覺還驚屨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鬚髮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即日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一首

誤點故教同子敬雜篇真欲擬湯休。壠雲寄我山中信，雪月追君溪上舟。會看飛仙虎頭篋，却來顛倒拾遺裘。  
（子美詩云「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王孫辦作玄真子，細雨斜風不濕鷗。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看畫題詩雙鶴髮，歸田送老一羊裘；  
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

感舊詩（并引）

嘉祐中子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懷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子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子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笠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檠中，石蜜與柿霜。（子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湖，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澆澆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歲歲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尙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擾擾萬生同大塊，捨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繚天門帶。長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賒。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逝將歸脩入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未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

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蘖醺。尙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宵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叔弼兄弟

能詩李長吉，識字楊子雲。端能望此府，坐歎獲兩君。逝將江湖去，浮我五石樽。眷焉復少留，尙爲世所醺。或勸莫作詩，兒輩工識紋。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鳳雛驥子日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出處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將老，汝穎東流子却西。白馬津頭春水來，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冰堂酒，更勸重新畫舫齋。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泛穎一首

我性喜臨水，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

姿遠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淄。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一首

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徂，此滅滅盡乃真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腹。剡藤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澀羊氏姝，（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惜了性精於醫，而善草書，下筆有遠韻，而人莫知貴，故作此詩。）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首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詩將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首

尚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羲之生五之，拗角出銀鈎。吾家有二許，下筆兩不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千鍾斯爲堯，百榼斯爲丘。陋矣陶士衡，當以太白浮。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一首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常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吐酒姑好詩，肝胃生滓汙。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情焉得長愁，爲計已大誤。二歐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強爲釀一酌，將非作愁具。成言如皎

日，援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臂痛謁告作二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却作冷冷一水看。  
小閣低窗臥晏溫，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到穎未幾，公幣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子。采杞聊自詭，食菊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虛。尚有赤脚婢，能烹頰尾魚，心知皆夢耳，慎勿歌歸歎！

景旣履常，屢有詩督，故翊季默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讓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酌宜百觴。」）

贈月長老一首

天形倚一笠，地水轉兩輪；五霸之所連，毫端栖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鎗，中空五合陳。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騏驎；勿觸紅騏驎，作灰維那瞋。拱手但默坐，牆壁方諄諄；今宵恨客多，汗子白氈巾。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次韻答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唱酬韻作詩見寄一首

大耿疲勞已離羣，小馮慈愛且當門。（軾本以舍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鬢偏宜畫鹿轡。豪傑

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季默）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

詩下語未製作此答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慎勿怨謗，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華，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萸。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徑寸，照夜光如月。好詩真脫兔，下筆先落鶻。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乃餘事，學道探玄窟。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熙寧之末，仲純父見僕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曰：『上帝命汝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傷心清潁尾，已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塊蹶。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劄。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首

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搖落。幽人得佳蔭，露坐方獨酌。月華稍澄穆，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翁正樂。銅爐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盃賞月露，萬象紛醺醉。此生獨何幸，風纜欣初泊。逝逃顏蹠網，行赴松喬約。莫嫌風有待，漫欲戲寥廓。冷然心境空，髣髴來笙鶴。

獨酌試藥玉滑，殘有懷諸君子明日莖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首

鎔鈔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爲酒盃，規摹定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候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溫克頗似之。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盃不徒施。請君詰歐



陳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圖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

書肉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  
聖人苦脆，未用數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明日復以大魚爲餽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漢庭九尺人，誰似老方朔？那將一寸金，令足三冬學。餉魚欲自洗，鱗尾光卓犖；我是騎鯨手，聊堪充鹿角。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物化青牛君。時有再生枝，（穎之靈壇觀亦有再生檜。）還作左紐  
紋；王孫有古意，書室延清芬。應憐四孺子，不墮凡木羣。體備松柏姿，氣含芝朮薰。初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巢根  
白蟻亂，網葉秋蟲紛。乃知蔽芾初，甚要封植勤。他年皮三寸，狐鼠了不聞。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首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承平百年間，替纒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佳  
哉鬱慈慈，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新松無鹿觸，舊柏有烏馴。待公歸上冢，淚葉乃肯春。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一首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束書。尺椽亦何有，而我常客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餘拊。  
床琴動搖，弄筆窗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燦然，四更風雨大至，明日乃  
雪。）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子。添丁走沽酒，通德起挽蔬。主孟當啜我，玉鱗金尾魚；一醉忘其家，此身自遽除。

聚星堂雪一首（并敘）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尙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衾，却怕初陽生眼癩。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鶻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百戰不許持寸鐵。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旣去感愴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喜劉景文至一首

天明小兒更（平）傳呼，髻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真是髯手迹，起坐覺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大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一笑無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禱雨龍公旣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爲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誠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酒浮雲巖。言從闕洲妃，遠去焦氏臺。倒傾瓶中雨，一洗麥上埃。破旱不論功，乘雲却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子

義，英風冠東萊，笑說龍爲友，幽明莫相猜！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二首戲書一絕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

西湖戲作一絕

一士千金未易償，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祇有并兒一葛強。

送歐陽季默赴闕一首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日今白鬚，令我眼中見此父。汝南相從三晦朔，君去苦早我來莫；霜風淒緊正脫木，潁水清淺可立鷺。莫辭白酒瀉香泉，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更遣夢得出奇句。郎君可是筦庫人，乃使驥驟隨寒步；置之行矣無足道，賢愚豈在遇不遇？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一首

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心斷絕。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須折；無情豈亦畏嘲弄，穿簾入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朝來雲漢接天流，願我小詩如點綴。歐陽趙陳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交遊雖似雪柏堅，聚散行作風花瞥。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踣鐵。

和劉景文見贈一首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噲等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爲我風鰲面，獨臥無人雪鱗廬；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和劉景文雪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盃。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次前韻送劉景文一首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丈夫；（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和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人駕復迂。爾來又見三黜柳，共此暖熱餐氈蘇。酒肴酸薄紅粉暗，祇有穎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戒之亦見過，賓客之感，頃所未有。然不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泝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一首

漫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爲貧聊復仕。每於紅塵中，常起青霞志。屏山輟贈子，莫遣汗簪珥。寓目紫翠間，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松寺。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

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開明風製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妙頰惟粧半。更刀乃挨庖，倚市必醜悍。平生魏公籌，忽斷郢人墮。詩書亦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微中成排難。子詩如清風，寥寥發將旦。胡爲久閉匿，綺語真自患。許時笑我癡，隔屋相咏歎。竟識彥道否？絕叫呼百萬。清朝固多士，入門子皆冠。莫言清潁水，從此隔河漢。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悽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春愁結凌斲，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

卷二 詩五十六首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一首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繁城理枯瀆，放闌起膠艇。願君營此樂，官事何時竟？（清河西湖三闈督君成之。）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明朝游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一首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鄭翁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黃雜兩戰，絳青表雙蟠。（事見龍公碑）烈氣鑿強敵，仁心側飢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麥薶枯，浩蕩日月寬。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閉閣默自責，神交清夜闌。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一首

歲莫自急景，我閑方緩觴。醉餘西湖晚，步轉北渚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澗岡。久知薺麥青，稍喜榆柳黃。盎盎春欲動，澌澌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霧松檜香。撫景方婉婉，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才亦圭璋。此會恐難久，此歡不可忘。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疎朝散赴闕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默識如著龜。擢子拱把中，云有驥騄姿；胡爲三十載，尙作窮苦詞？丈人不妄語，未効此可疑。搗來清潁上，淚濕中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願言指松柏，永與霜雪期。（伯父爲衡州日，與君相知，有送行詩。）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掃白非黃精，輕身豈胡麻。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曾經丹化米，親授棗如瓜。雲烝作霧楷，火滅噴雨巴。自此養鉛鼎，無窮走河車。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君曾見水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綠華之句，皆女仙事。）我本三生人，疇昔一念差。前生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儒臆謝赤松，佛縛慙丹霞。時時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清詩得可驚，信美詞多夸。回車入官府，始具隨貧家。萍齏與豆粥，亦可成咄嗟。

閻立本職貢圖

正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儉惓服奇尤，橫絕嶺海逾滄溟。珍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辦却蓋幢；粉本遺墨開明窗，我喟而作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

次韻王滌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路。君看永叔與元之，坎軻一生遭口語。兩翁當年鬢未絲，玉堂揮翰手如飛；教得滌人解吟詠，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翩盡卿相，獨來坐歎谿山上。笑捐浮利一雞肋，多取清名幾熊掌。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太守更風流，要伴前人作詩瘦。我勸承明苦求出，到處遺蹤尋六一。憑君試與問瓊邪，許我來游莫難色。

趙景胤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

王孫天驕驕，眸子與而激。囊空學愈富，屋陋人更傑。我老書益放，筆落座爭掣。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

餅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

洞庭春色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子，爲作此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暝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蚡開香浮座，殘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醪，（潘岳笙賦云：「披黃苞以授柑，傾綠瓷以酌醪。」）莫遣公遠餼（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闕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途嘗有道士餼之。」蓋羅公遠也。）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釣，亦號掃愁帚。君知蒲萄惡，正是媼姆黜。須君灑海盃，澆我談天口。

送路都曹一首（并引）

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子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探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送趙德麟、陳履常各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游者，君恩繫疎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鈔舂。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我田荆谿上，伏臘亦粗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次韻陳履常雪中一首

可憐擾擾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廛。老檜作花真強項，凍鶩儲肉巧謀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煖謹呼我未

翁；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愜！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衾有餘潛。喜聞二三子，結髮師閔顏。高論已河漢，清詩鳴瓊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誰念此幽桂，坐蒙榛與菅。故人在頰尾，投詩清冷灣。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疎。臥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爲掃除。閨苑千葩映玉宸，人間祇有此花新。飛翼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蹀躞嬌黃不受鞿，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笋飛。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新年樂事歎何曾，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頰魚躍處新亭近，湖雪消時畫舫升。祇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士龍能。

閱世亭詩贈任仲微

任公鎮西南，嘗贈繞朝策。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淒涼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彝，天意眇難測。象賢真驥種，號訴甘百謫。豈云報私仇，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傷心千騎歸，贈印黃壤隔。惟有亭前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并在，記此王粲宅。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游清潁尾，想見翠被君。古來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稅駕，瘦田失歸耘。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羣；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藹藹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脚輕，猶堪踏泉石。」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空中花。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巧笑在頰頰，哀音餘摻搗。會坑一掬春，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一首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餚；酒闌紅杏鬧，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逮君憤未墮，對此月猶橫。

贈朱遜之（并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驪莖一言，知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

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改評；願君爲霜風，一掃紫與頰。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兩歐惟德人。王孫乃龍種，世有鬻雲鱗。五君從我游，傾寫出怪珍。俗物敗人意，茲游實清醇。邨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淮，沙水吹玉塵。君行踏曉月，疎木挂寸銀。尙寄別後詩，篆刻淮南春。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荆山記所見一首

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竭來乘櫟廟，復作微禹歎。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蓋二十二年矣。從祠及彼呱，（有啓廟）像設偶此榮。（謂塗山氏）秦祖當佑坐，（謂伯翳）夏郊亦薦裸。（有鯀廟）可憐淮海人，尙記弧矢旦。（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別人有餘坑，美石肖溫瓚。（荆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鐫刻，取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龜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石記云：「唐正元中，隨白龜流出。」）小兒強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遠岸。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次韻徐仲車一首（仲車耳聾）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嘖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真螻蟻，應笑人呼作鬪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都寄食似孤雲，僕被真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手，却爲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甌有塵。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爲此會，用花十餘萬枝，吏緣爲

姦民極病之，故罷此會。）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狸豹復何施？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信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送張嘉父長官

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軌。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難轉。于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識，瑚璉誰當收？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雞牛。歸來我益敬，器博用自周。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但當記苦語，高節貫白頭。

賦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

次韻一首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穎誰雌雄。（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綠，大堤士女爭昌豐。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竭來穎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脩臙龐。二十四橋亦何有？擾此十頃玻璃風。雷塘水乾黍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一首

壺中春色（謂洞庭春色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一首

使君不用山麴窮，飢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歲，免使甌石愁揚雄。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

半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廬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一行作吏人不識，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予以穎人苦饑，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因以餘力浚治此湖。）

到官病瘵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爲謝。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爲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繆爲淮海帥，每愧廚傳缺。囊無欲清人，奉使免內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爲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入，鼎器手自絜。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噉。

雙石一首（井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玉白可鑿，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穎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一首

少年獨識晁新城，閉門却掃卷旆旌。胸中自有談天口，坐却秦軍發墨守。有子不爲謀置錐，虹霓吞吐忘寒飢。端如太史牛馬走，嚴徐不敢連尻脰。裴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幘。且須還家與婦計，我本歸路連西南。老人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傾白墮。每

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路旁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別駕，猶堪十里卷春風。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一首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其兄少游與張文潛）。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入，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驂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李薦方叔），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沲。

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靈隱前天竺，後雨澗春淙。一靈驚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祭回。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作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滕達道挽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惟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空試乘邊策，甯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塚前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鵬，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吠畝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游。駢儀刑在，驚呼歲月道。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次韻蘇伯固遊蜀風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翳蟬。綴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酒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渡江弔很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脩連娟。願及南枝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二

二二

謝，早隨北鴈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送晁美叔一首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求，頽然病鶴清而脩。醉翁遣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蚪。惟有我顏老可羞，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尙書已過優。君求會稽寶良簞，往看萬壑爭交流。（君近乞越州。）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富波瀾。

送芝上人游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闊道愈密。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爲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蹇受之也。）元豐天子爲改容，我時疋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駟駿冀北空。君爲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廐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行義，爲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谷林堂詩一首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穉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老槐若無賴，風花欲填渠。山鴉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柱與秀才求學其法。  
戲贈二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養髯龍。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問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爲問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文舊韻。

二年二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鳥雖還豈是休。故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

次韻劉景文贈傅曦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未能飛瓦彈清角，肯便投泥戲潑寒。忽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安。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願予衰病，心形俱瘁。  
感之作詩

菊殘黃蘗自古傳，長房甯復是臞仙。應從宋武橫刀日，數到劉公戲馬年。對玉山人雖老矣，見恆河性故依然。王郎九日詩十首，今賦黃樓第二篇。

九日次定國韻一首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酬。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驕。以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裘。意行無車馬，倏忽略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力盡病騏驎，伎窮老伶儂。北山有雲根，寸田自可獲。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首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得俄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鷓鴣行，強寄麋鹿迹。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逆。故人爲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鳥。（時方請越。）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闌，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溫。（適與穆父並拜廷中，地皆流濕，相與小語道之。）病貪賜茗浮銅葉，老怯香泉盪寶樽。回首鷓鴣行有人傑，坐知羌虜是游魂。



賦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作雪羽爭。（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窗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皇甫湜云：「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孟郊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首

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麈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堯。自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掛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熒；撫物懷人應獨歎，作詩寄子誰當聽。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首

彈冠恨不早，掛冠常苦遲。盛服每假寐，角闕時伏思。東門未祖道，西山空拄頤；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與君幾合散，得酒忘淳漓。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弈棋。（世有作詩如弈棋，弈棋如飲酒，飲酒乃天戒之語。僕此二事皆不能。）居官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穀方流馳；行人亦結束，杖杜乃歸期。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颺。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

次韻穆父尙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一首

千章杞梓蔭雲天，樗散誰收老鄭虔？  
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挂冠前。  
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  
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頰肩。

郊祀慶成詩一首

帝出乘昌運，天心子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  
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魄寶夜垂精。  
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嶽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撓槍。  
升燎靈光答，回鑿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  
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帝謂本無聲。  
富國由崇儉，斯年在好生。無心新格物，克己自消兵。  
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康。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謾謾松下風，藹藹壙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  
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尊。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  
我有鳳鳴枝，背作蛇跼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  
當呼玉澗手，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渾。  
（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雀閑妙於雅聲，當呼使彈。）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下與風輪共一癡。  
翠羽若知牛有角，空餅何必井之眉。  
還朝暫接鸚鵡翼，謝病行收麋鹿姿。  
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勤民計慮長。  
碧水東流還舊派，（玉津分藥河上流，復合于下。）  
紫壇南峙表連岡。  
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疎林雪月光。  
千畝何時躬帝藉，斜陽寂歷鎖雲莊。

竊脂方紀瑞，布穀未催耕。魚沫依蘋渚，蝸涎上綵楹。江湖來夢寐，簑笠負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

頃年揚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板橋僕嫌其地，欲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揚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復記其

云何也。次韻答之。

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談笑出偉奇，鼓舞南海神。頃年三韓使，幾為蛟鱗吞。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板橋商賈所聚。）我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磊落人。公胡為拳拳，繫此空中雲。作詩頌其美，何異刻劍痕。我今已括囊，象在六四坤。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饗近一首

南山北澗兩非真，東潁西湖迹已陳。季子來歸初可喜，老聃新沐定非人。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谿春。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一首

三軍喜氣鏢飛花，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驂駟金腰褭，故殘鴛鴦玉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強扶衰白拜君嘉。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官，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感。懸

藉以文登玉；（僕以高麗所鑄大銅盆貯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衡茅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還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更速！

次天字韻答岑巖赴

一聲清蹕霧開天，百辟心莊豈貌虔？同顧驚君珠玉側，同升愧我秕糠前。裴回月色留壇影，縹渺松香泛蠟煙；（近制以林燭松明易林盆。）莫歎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鴛肩。

石塔寺一首（井引）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此詩。

飢眼眩東西，詩腸忘蚤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三百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梨蓋具眼。

次韻蔣穎叔二首

尾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乘破朝寒。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鑿；已向詞臣得頗牧，（時穎叔集除熙河帥。）路人莫作老儒看。

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煙波寫故鄉。鳴鑿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

和叔益畫馬次韻

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麟中。皇天不遺言，兀與圖畫同。鶯殿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嚮雲風。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覩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賦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渺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擲足。平生錦綉腸，蚤歲藜藿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感。吾今况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沂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駿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

賦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一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

### 解三詩之意

春冰無真堅，露葉失故綠。鷗疑鴨萬里，蚊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餅何用感。古蹴感通。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者年伏。欲觀博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旣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井，萬里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晉卿將種，常有此志。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旣嘉篇次韻爲謝

問子一室間，寧有千里廓。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籥。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霜枝謝寒暑，雲翮無前却。何須構明堂，未羨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詩腴固堪餐，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君今噲等伍，志與湛輩各。豈待相顧言，方爲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孺

終主爵；吾當追喬松，子亦鄙衛霍。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尋佳篇輒復和謝

嵐薰瘴染却膚腴，笑飲黃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肯教沉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谿一滴無？但指庭前雙柏石，要予臨老識方壺。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杏壇。剝啄扣君容膝戶，巍峨笑我切雲冠。問羊獨怪初平在，牧豕應同德曜看；肯把參同較同異，小窗相對爲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一首

浮生知幾何，僅熟一釜羹。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情！自憐無他腸，偶亦得此生。懸知當去客，中有不亡存。但恐宿緣重，每爲習氣昏。似聞梅子真，近在吳市門。未能肩拊供，但欲目擊溫。不敢扣門呼，恐作踰垣奔。且令紹介先，徐以方便論。不學劉更生，黃金鑄尙方。不學房次律，身事問潁陽。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遽歛石髓香。至道尙聽瑩，麤材終蹶張。先在喜而笑，幅巾登我堂。苦誓指黃壤，要言刻青琅。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達人友四海，曲士守一疆。慎勿使形謀，兒童驚夜光。

次韻秦少游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省事天公厭雨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慙慙更下山陰雪，要與梅花作伴來。

己卯嘉辰壽阿同，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子由亦字同叔，元日己卯，渠本命也。）

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淡月疎星遠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觀，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蓋尚矣。）

送蔣穎叔師熙河詩（并引）

穎叔出使臨洮，賦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為韻，致過歸之矣。賦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承明正須君，文字粲藻火。自薦雖云敷，留行終不果。正  
坐喜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簸。我欲歌杖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虜，所得蓋么麼。願為魯連  
書，一射聊城箭。陰功在不殺，結草酬魏顆。

再送二首

使君九萬擊鵬鯤，肯為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國西門。  
餘刃西屠橫海鯤，應予詩識是游魂。歸來趁別陶洪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次韻穎叔觀燈一首

安西老守是禪僧，用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遊從萬騎，諸羌人看擁千層。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  
冰。振旅歸來還侍燕，十分宣勸恐難勝。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楯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國何勞一葦航。宣勸不詞金盃側，醉歸爭看玉鞞

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慾永夜，置酒及明發。忽驚庭戶曉，未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鬢霜未易掃，眉斧真自伐。惟當此花前，醉臥黃昏月。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髯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  
子冰玉姿，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游，便足了此身。公堤不改昨，姥嶺行開新。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首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  
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  
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秃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摩尼珠。盡  
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欽歸來乎。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哀哉吳越人，久爲江湖吞。官  
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會稽入吾  
手，鏡湖小於盆。比我東時來，無復瘡痍存。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賦得先字且贈以魚枕孟四馬篋一

梁季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仁



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盃，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遶筋骨強。煙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呂與叔學士挽詞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夢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懷。一語遭虛緯，失身墮蓬萊。蓬萊至今空，護短不養才。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可憐吳與蘇，骯髒雪滿頭。雪滿頭終當却，與丹元子笑指東海乘桴浮。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寧極齋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漿餽，但有爭席人。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郝鑿，天不留封倫。誤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扣戶，夜呼祁孔賓。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願挂神虎冠，往卜飲馬鄰。王郎濯紈綺，意與陋巷親。南游苦不早，儻及葦鱸新。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括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翠栝東南美，近生神嶽陰。惜哉不可致，霜根絡雲岑。仙風振高標，香實隕平林。偶隨樗櫟生，不爲樵牧侵。忽驚黃茅嶺，稍出青玉鉞。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高懷獨夫子，一見捐囊金。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閣，凡木愧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樊籠中，摧我鸞鶴衿。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歸老，不見汝十尋。蒼皮護玉骨，旦莫視古今。何人風雨夜，臥聽飢龍吟。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自有長城烏鼠西。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馳蹄。多買黃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免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蹄。

表弟程德孺生日一首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子與君皆壽骨真耳，班列中多指子二人，不問而知其爲中表也。）曾活萬人寧望報。（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

復用前韻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入餅茶。（尙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入餅，今年綱到最遲。）

夢遶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盧橘。）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一首

峨峨扇中山，絕壁信天剖。誰施大圓鏡，衝霍入戶牖。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常疑若人胸，自有雲夢藪。千巖在掌握，用捨彈指久。低昂不自知，恨寄兒女手。短屏雖曲折，高枕謝奔走。出家非今日，法水洗無垢。浮游雲釋嶠，燕坐柳生肘。忘懷紫翠間，相與到白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衝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馬須眉黃。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喜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聚散一夢中，人北鴈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幸子遇明主，陳經入西廂。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傍。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摩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靡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生年不知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枝一首

代北寒蠶擣韭萍，奇苞零落似晨星。逢鹽久已成枯腊，得蜜猶應是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攀條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俗有十八顛荔枝。）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至矣吾三后，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臣嘗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庶幾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無私乃是天。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定策天知我，忘家帝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爲勤民！

再和曾仲錫荔枝一首

柳花著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卽爲浮萍，荔枝至難長，二十四五年乃實。）本自玉肌非鴿浴，至今丹殼似狸刑。侍郎賦詠窮三峽，妃子煙塵動四溟。莫遣詩人說功過，且隨香草附騷經。

次韻滕大夫二首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峰右卷蠹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同前

我頃三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骨，已見天吳出浪頭。（石中似有海獸形狀。）履道鑿池雖可致，玉川卷地若爲收。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

沉香石

壁立孤峰倚硯長，共疑沉水得頑蒼；欲隨楚客纫蘭佩，誰信吳兒是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還有辟邪香；早知百和俱灰燼，未信人言弱勝強。

石芝詩（井引）

予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予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游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噉雕胡。老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鶴歎一首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疇孤，三尺長脰闊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嗚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祇有千林鬣鬣花；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僕夫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

和錢穆父送別井求類遞酒（次韻）

聯鑣接武兩長身，鷓鴣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卷四 詩七十首

劉醜廡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窰；有子曰醜廡，十二行操瓢。播間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飢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飢鴞。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齟；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祝與施，物色同遮邀；行路爲出涕，二客竟就臬。饒饒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柳之藁。」恨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爲媀他日婦，婉然初垂髻；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徼。相國有折脅，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儻僥！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祇應閑過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寄鱸合刷餅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餅良具足，稚兒嬌女共燔煨。寄君京閣閑烝粟，知我空堂坐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次韻子由倩伎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屠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銀何勞緯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次韻子由書倩伎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先生室中無天遊，佩環何處鳴風甌！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胡爲寫真傳世人，更要維摩一轉語。丹元茅茨祇三間，太極老人時往還。點檢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紫團參寄王定國一首

銜銜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蒼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織虎豹鬣，感縮龍蛇癭。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秉。欲持一極根，往有九轉鼎。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次韻劉燾撫句蜜漬荔枝一首

時新滿座聞名字，別久何人記色香。葉似楊梅添霧雨，花如盧橘傲風霜。每憐蓴菜下鹽豉，肯與蒲萄壓酒漿？回首驚塵卷飛雪，詩情真合與君嘗。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霏微不到地，和暖要宜鸞。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慙。行吟老燕代，坐睡夢江潭。丞掾頗哀援，歌呼誰怕參。衰懷久灰槁，習氣尙饒貪。白啖本河朔，紅消真劍南。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歸臥燈殘帳，醒聞葉打庵。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薶宮花。愁聞塞曲吹蘆管，喜見春檠得蓂芽。吾國舊供雲澤米，（定武齋酒用蘇州米）君家新致雪坑茶。（近得曾坑茶）燕南異事真堪記，三寸黃柑孽永嘉。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繫爲壽一首

梅檀窈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香螺脫塵來相羣，能結縹眇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熒，何時度盡繆篆紋？燎繞無窮合復分，縣綿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晚遇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助，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當報敢不勤，但願不爲世所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粉？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爇。聞思大士應已聞。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願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連；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疎賢？

中山松膠寄雄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盃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唐人以荷葉爲酒盃，謂知若筍酒。）掃白聊煩鸚踏枝。醉裏便成歌雪舞，醒時與作嘯風辭；馬軍走走非無意，玉帳人閑合有詩。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毬鴛鴦竹石圖一首

聞君談西戎，廢食忘蚤晚；王師本不陣，賊壘何足剗？守邊在得士，此語要而簡；知君論將口，似我識畫眼。笑指塵壁間，此是老牛毬；平生師衛玠，非意常理遣。訴君定何人？未用市朝顯；置之勿復道，世俗固多舛。歸去亦何須？單車渡穀澗，如蟲得羽化，已脫安用繭？家書空萬軸，涼曝困舒卷；念當掃長物，閉息默自煖。此畫聊付君，幽處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羣吠驚邑犬。時來未可知，妙斷待輪扁。

次韻聰上人見寄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犢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杜，不妨侍女唱陽關。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沾月藥，溫風散晴葩。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翦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粧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袿服，易水雄悲笳。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游俠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蓋欲請梓州而歸也。）

三月二十日開園二首

雪髯霜鬢語獐獐，澹蕩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不凡意，從來祇啜小人羹。（是日散父老酒食。）

西園牡蒿夜沉沉，尚有游人臥柳陰。鶴睡覺時風露下，落花飛絮滿衣襟。

鬱鬱蒼髯真道友，絲絲紅萼是鄉人。（蒼髯松也，紅萼海棠。）何時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門月色新？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聞道名城得真將，故應驚羽落空弦。追鋒歸去雄三衛，授鉞重來定十連。別酒回頭便陳迹，號呶端合發初筵。

臨城道中作（并引）

子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遠，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河濡但黃塵。秋霖暗豆漆，夏旱臘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班照匕筯，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埃便逐臣。漂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爭勸加飲食，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

子由新脩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丹青久衰一不藝，人物尤難到今世。每摹巾幗作公卿，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型留近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新霽。使君坐獻清夢餘，幾疊衣紋數袂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弟。

過高郵寄孫君孚一首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卷野畢秋穫，殷牀聞夜春。樂哉何所憂，社酒粥而醲。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敢問老聃所游。瑟瑟寒松露骨，耿耿病虎垂頭。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扶病江邊送客，杖擎浦口回頭。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草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

入；電眸虎齒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餘雨鐘鼓更清  
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悉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  
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

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

慈湖夾阻風五首

捩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管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壚落在山前。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底，空餘石髮挂魚衣。  
月輪亭千汗珠融，誰識南詔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却當空。  
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

過廬山下（井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涌，默有禱焉。未午，衆峰凜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覆山，勢與飄風南。羣隴相應和，勇往爭驂驪。可憐蒼蔚中，時出紫翠嵐。鴈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  
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垝圯，清飈掃渾酣。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窈白石庵。五老數松

雪，雙谿落天潭；雖云默禱應，願有移文慙。

壺中九華詩（井引）

湖口人李正臣，嘗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耦，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谿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龍，篙聲擘礫相舂撞。醉臥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吸老龐；何人得備窺魚叻，舉又絕叫尺鯉雙。

秧馬歌一首（井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旣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僂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楫。」解者曰：「楫形如箕，擡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于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莫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入聲）如鳧鷖。織織東麓亦可齋，何用繁纓與月題；竭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躡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鰥，何曾蹶軼防顛擠。錦韉公子朝金闈，笑我一生躡牛犁，不知自有木駄疑。

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鬱孤臺（以下四首皆虔州）

入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日麗崆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昏城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爲我廉，我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爲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留。紛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捋須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贛水清可厲。散策塵外游，麾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爲斬薙。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天竺二寺（井引）

子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子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子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香山居士留遺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壘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絕山薑病有

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涕橫斜。

過大庾嶺一首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二首

雙闕浮空照短亭，至今猿鳥獻青榮；君王自此西巡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聖主若非真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爲？

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珪；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東來隱會稽。

月華寺一首（寺隣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二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萬人採斲富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

月華二火豈天意，至今菱舍依榛菅；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會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爛斑；

坑流窟發錢涌地，莫施百鎰朝千錢；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漫黍麥蘇惇鰥；道

人脩道要底物，破鐺煮飯茹三間。

南華寺一首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

眩。我本脩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搥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

碧落洞一首（在英州下十五里）

槎牙亂峯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井；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扣白月，夢中游化城；果

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下珠璣，乳蓋交綬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攀

答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峽山寺一首（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卽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間翁孫，游戲暫人劍。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靈鬢斑。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一首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着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海雨脩脩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虎來弘景，便向羅浮見稚川。

廣州蒲瀾寺一首（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瀉瀉漏天。舊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詹蔔祖師禪；而今祇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山中多含笑花）

贈蒲瀾信長老一首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續之）不向安期覓瓊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游自古兼支許，爲採松肪寄一車。

發廣州一首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浙人謂飲酒爲軟飽）一枕黑甜餘。（俗謂睡爲黑甜）蒲瀾疎鐘外，黃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浴日亭一首（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

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蚤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歸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仙藥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虛過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鐵橋石柱連空橫，（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猿輕。雲谿夜逢瘖虎伏，（山有啞虎巡山。）斗壇畫出銅龍狞，（冲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髮髯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又有蔡少霞者，夢入遣書碑，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子由一字同叔。）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首

鬢鬢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廼）會有幽人客寓公。

寓居合江樓一首

海山慈隴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爲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



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  
(子家釀酒名羅浮春。)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 (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有爐鞴，融夜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吹合時，天匠磨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巒尚峰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任岡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谿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電，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詠湯泉一首 (在白水山)

積火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然丞相井，疑院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爵攸火山裂，威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鱉，僅可尋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汗。

自笑一首

子石如琢玉，遠煙真削鷺。入我病風手，(古語云：「磨墨如病風手。」)玄雲滄淒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展阮，又如銀柳穠。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覽。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栖。

朝雲詩 (井引)

世謂樂天有弼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季竟去也。子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子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搃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寄虎兒一首

獨倚桃榔樹，閑挑葦撥根；  
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首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  
（予昔赴黃州，聲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中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蜩雨愁黃昏。  
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桃榔園；  
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  
松風亭下荆棘裏，兩珠玉蘂明朝暎；  
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  
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  
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一首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水爲魂；  
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  
先生索居江海，上情如病鶴栖荒園；  
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  
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  
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  
麻姑過君急酒掃，烏能歌舞花能言；  
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蘂黏空樽。  
（嶺南珍禽有倒桂子，綠毛紅喙如鷓鴣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

新釀桂酒一首

擣香篩辣入餅盆，盞盞春谿帶雨渾；  
收拾小山藏社鬢，招呼明月到芳樽。  
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  
爛煮葵羹斟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一首

已破誰能惜甌盆，頽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困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盃卯困忘家事，萬戶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邀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花落復次前韻一首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闌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團。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曠。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疊樽。

卷五 詩六十七首

江郊一首（井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江郊慈曠，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河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間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一首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傳呼草市來攜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黃童爭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時詹方議葬暴骨。孤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

寄鄧道士一首（井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蕝，歸來煮白

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仍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

上元夜一首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桂墀恩，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棗枕榔林，林疎月鬢鬢；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賈道人也）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蒼騰。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玉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近一首

斷橋隔勝踐，脫屣欣小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折！淒涼羅浮館，風壁頽雨砌。黃冠常苦飢，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崎嶇拾松黃，欲救齒髮弊；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晚置酒，纒果粢蕪齋；廚釜無羹，野餉籃有蕙。嬉游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袂。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戶各努力，先期畢租稅！」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

縹緲細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龍尾石硯寄猶子寔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黜，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寬鏡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

遠爲人類子。

贈王子直秀才一首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一首

曲士賦懷沙，草木傷莽莽。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嶠阻。我兄瑚璉姿，流落瘴江浦。淨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蕭然振衣袂，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紛色如黃土。一言破千偈，况爾初不語。可憐一轉話，他日如何舉。故復此微吟，聊和鷓鴣鴉。江邊閑草木，閑客當爲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杖筆硯，清篇真漫與。願兄理北轅，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暖鴻北著。

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一首

孤臣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牧蠻。艤舟番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桃榔間。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蘗參洞山。何時曠蕩洗瑕謫，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兩山遙對雙煙鬟。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屣顏。玉牀丹鏃記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

再用前韻賦一首

樂天霜鬢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茂弦孱。三盃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么趁踟鞠，杳眇三疊滎陽關。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鏡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鬢。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應

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

真一酒一首（井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蠶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絮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游博羅香積寺一首（井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林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龜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沒膝，剌剌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麵，隱隱擊鼓聞春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東哲餅賦云：「漫頭薄持，起搜牢九。」）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井引）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癡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鉤簾歸乳鷲，穴紙出癡蠅。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吐雲千歲根。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玉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繼。誰言窮巷士，乃竊造物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起相殺，子初本無言。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時哉非汝爭。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却私渡，斷橋費千金。淨名毗耶中，妙喜恆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三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一首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蠶玉蛆；暫借垂蓮十分錢，一燒空腹五車書。青浮卯剝槐芽餅，紅點冰檠藟葉

江漲用過韻一首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已連漲海白，尚帶霍山綠；坎離更休王，魚鷺橫陵陸。得非崑崙囚，欲報陸渾蚬？行看北風競，來救南國威。長驅連山燒，一掃含沙毒；孤吟慙造化，何時停倚伏。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蓄；江流儻席卷，社酒期茆縮。

連雨江漲二一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祥柯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艇子船。龍卷魚蝦井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祇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牀吹響盞，聞風驚樹擺琳瑯；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階滴夜長。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一首

南村諸楊北村盧（謂楊梅盧橘也）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工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蠹。先生洗殘酌桂醕，冰檠薦此頽虬珠。似開江繸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子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繸柱河豚魚近之耳。）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薄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直良圖。

桃柳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張；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雨茫茫。江邊曳杖桃柳瘦，林下尋苗蕞撥香。獨步儻逢蚶蜊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答周循州一首

炊；蘇飯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似是盧行者，復學過呼韓退之。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一首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鈞天聲。胸中幾雲夢，餘地方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黃公獻紫芝，赤松鮑青精。谿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蜩咽，繞耳飛蚊清。謫仙拊掌笑，笑此羽皇銘。我頃嘗獨游，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忍獨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井。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坳。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脩齡。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一首

羽蟲見月爭翻翻，我亦散髮虛明軒。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霜蓬根。起舞三人浪相屬，停盃一問終無



言曲肱薤葷有佳處，夢覺瓊樓空斷魂。

荔枝數一首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  
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  
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灑血流千載。  
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倍；  
至今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馳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進入）  
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  
君不見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  
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君諱歐陽永叔聞君讓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

江月五首（井引）

嶽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常夜起登合江樓，或與玄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

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  
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  
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  
停鞭且莫上，照我一盃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  
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  
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  
歸來掩關臥，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栖鳥亦驚起；  
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  
驅雲掃衆宿，俯仰迷空水；  
幸可飲我牛，不須遠洗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  
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  
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  
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

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  
玉鉤還挂戶，江練却明樓。  
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  
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游。雖懷覓然喜，豈免踣墮憂。莫雨侵重脆，曉煙騰鬱攸。朝榮見蜜啣，夜枕聞鶻鷃。幾欲烹鬱屈，固嘗饜鈎輈。舌音漸察變，面汗嘗辟羞。賴我存黃庭，有時仍丹丘。目聽不任耳，踵息殆廢喉。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茆秋。我兄清廟器，持節瘴海頭。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惠然再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三語賢，忽潛九原幽。萬里儻同歸，兩鰥當封綬。（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強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餘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撮蚤鷗。願加視後鞭，同駕躡空輈。寧凌墮齒董，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沾沛渥，漸解鍾儀囚。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稽叔夜，孤憤甘長幽。南墓可寄傲，北山早歸擾。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一首

偉哉造物真豪縱，搜土搏沙爲此弄。擘開翠峽走雲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人履巨迹，得與仙兄躡飛鞚。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驚鳥救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竇。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念兄獨立與世疎，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詞角上兩蠻觸，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同望失，武陵路絕無人送。筠籟擷翠爪，甲香素綆分碧銀。餅凍歸路霏霏湯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鳳。

與正輔游香積寺一首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伏苓無人採，千歲化虎珀。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我

豈無長鍊？真覺苦難識；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苦常谷汲。我慙作機春，鑿破混沌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一首

祇知楚越爲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線自縈繞，左回右轉隨纜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瓊邪；欲從穉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首參虞舜款韶石，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雪樹兩摘南枝花。赤魚白蟹筋屨下，黃柑綠橘蓬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去聲）細斲黃土栽三椽（正輔分人參一苗，歸種韶陽，來詩本用椽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朱明洞裏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仙人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疊窪。徑從此路朝玉闕，千里莫遣毫釐差。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千年枸杞常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

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虎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紫茸苗，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和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臥羲軒；風輪曉入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或爲子言：「草木之長，常在昧

明間蚤作而伺之，乃見其枝起數寸，竹筍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有推之者，或入于莖心，或垂於葉端，稻乃秀實。一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從來白髮有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兼形魂。（傳燈錄有形神俱妙者，乃不復解化之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折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綫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量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籟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小園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直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肢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徂；青樞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斲齧盡根抵。開心定魄魄，憂患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鑿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沉

水得稗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餠，曠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闕，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萸春自長，絳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筍生臥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麗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臥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萸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翁，恨爾生不蚤。

蕒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瘧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荔支，雪粉剖杭榔。不謂蓬菽姿，中有藥與糧；春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粟，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生光。

雨後行菜一首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雨漿。天公真富有，膏乳瀉黃壤；霜根一番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盃案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筍，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踏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殘臘獨出一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遙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爲羊。江邊偶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癯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率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新年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淒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蹋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谿結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此住，歲晚有誰同。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深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一首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士，澆愁有半罇。風松時落葉，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次韻高要令劉佹峽山寺見寄一首

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束。猶當隱季生，未遽逃梅福。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綴簇。寸田結初果，秀若銅生綠。荆棘掃誠盡，梨棗憂不熟。高人寧鑄金，下士乃服玉。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著。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塊，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穀。偶從越女笑，不怕蠻江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梢讒口鏗，膽破獄吏酷。壠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遙知清遠寺，不稱空洞腹。蹇驢步武碎，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珮，俯聽石響磬。千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蹠。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要知僧長飢，正坐山少肉。人間無

南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仇池有九十九泉，子嘗夢至，有詩。）嵩山三十六；（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山甚近。）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回燕天焰，長作照海燭。（燕天焰見退之詩，近黃魯直寄詩云：「蓮花合裏一寸燭，牝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

食荔支二首（并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薪火寶，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春荑秋蒺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蒼匐，有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飽兩峽蝶，寒意知鳴幾鷓鴣。姑記取明年十二節，小兒休更籥霜鬚。

遷居一首（并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綠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牆頭，髮鬢幾雲髻。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兩橋詩（并引）

惠州之東，江谿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爲二十舫，鐵鎖石釘，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爲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覓；首搖鬣雪江，尾插崩雲谿。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輓轆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蕙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誰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雹生馬號。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茲民食此險，出沒如鳥驚。似賈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閭；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二子造橋，子嘗助施犀帶。）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陳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馳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鸞。蕭然無尺篲，欲構飛空梯；百夫下一代，椽此百尺泥。（橋柱石礫之下，皆有堅木椽，入泥中文餘，謂之頂椽。）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子由之婦史項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十助施。）父老喜雲集，算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橋下舊名鰲湖，蓋嘗有蛟鰲之類。）那知陵谷變，信瀆生莢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悼朝雲詩（井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



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夭。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愼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 卷六 詩六十七首

###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花。唯有黃茱根，堆壠生物窠。蜚酒藥衆毒，酸甜如梨楂。何  
以侑一鱗？陸翁餽靈蛇，亦復強取醉，歡謠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使我如霜  
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慕樹號寒鴉。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坐閱兩使君。共飲去年堂，俯看  
秋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炫沲。老去各休息，造物嗟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誤我客？游魚在清瀆。  
水師三百指，鐵網欲掩羣。獲多雖一快，買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眇新居紫翠間。擊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云：「  
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割愁還有劍鉞山。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  
詩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

齋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  
僧。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蘭。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粲粲秋菊花，卓爲霜中英。萸檠照重九，纈藥兩鮮明。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言三伏熱，上須一盃涼。先生坐忍渴，羣羸自披猖。衆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先生飯土墾，無物與劉。又何以娛醉客，時餼砌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莠爲遮藏。近聞南台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復驚凡亡。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禮栽與龍竹，小詩亦可求。尙欲煩貳師，刻山出飛流。應須鑿百尺，兩綆載一牛。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鼯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芝有夢齋，子由作銘）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一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盃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近開松菊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窗清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跼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一首

學語雛鷺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二守同年家。）得路方知異日心。趁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鑿須防舊所臨。（循守近爲韶倅。）

種茶一首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其棘尙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乃稗幼；紫莖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味。未仕供白磨，且作資摘嗅。千團輸太官，百餅銜私鬪，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海國困烝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寢處乾。但若江路峻，常慙汲腰酸；矻矻煩四夫，磽磽斷層巒。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磬，終日但迸火，何時見飛瀾？豐我粢與醪，利汝推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搏，晨鐸得雪乳，莫饒停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淒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橋花猶的皜，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簾欹枕臥看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九疑聯縣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

存亡天共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獨倚清風。

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羣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寄子由一首

我少卽多難，遭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斲強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尙一路，（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爲適南海，復駕垂天雄？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臺古合州，屬此流璃鍾。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峨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昔游處，蒿萊生故宮。

安期生一首（井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榮士，平日交蒯通。嘗于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甯挹江鼎雄。事既兩大繆，飄然籛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飢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

客望租猶蟻，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夜夢一首（井引）

七月十三日，至澹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黷，生理半人禽。登然已可喜，况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荆榛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聞子由瘦一首（儋耳至難得肉食）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芋藷，薦以熏鼠燒蝙蝠。舊聞蜜啣嘗嘔吐，稍近蝦蟇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瘠，日日烝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人言天下無正味，卽且未遽賢麋鹿。海康別駕復何爲？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鶴。

客徂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情坐乃無一事

病怯鯉鱸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烏攫，屬國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游哉時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

省老楮一首

我牆東北隅，張王維老穀，樹先樗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漲，墮子楊梅熟。胡爲尋丈地，養此不材木？蹶之得輿薪，規以種松菊。靖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爲蔡侯紙，子入桐君錄。黃綰練成素，黝面頰作玉。灌灑蒸生菌，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醒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爲賦詩，德怨聊相贖。

觀棋一首（并引）

子素不解棋，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僭守張中日從之戲。子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糶米一首

糶米買東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廬地；如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穢；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入寺一首

曳杖入寺門，鞞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且隨老鴉起，飢食扶桑曦。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次韻子由二首

東亭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到處不妨閑卜築，流年自可數期頤。遙知小檻臨廬市，定有新松長棘

其誰道茆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東樓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獨栖高閣多辭客，爲著新書未絕麟。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雨聲新；長歌自調真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柳子厚詩云：「長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

椰子冠

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一首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槁。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苗；乘時出婉婉，爲我暖栗冽。先生蚤貴重，廟論推英拔；而今城東瓜，不記召南蒺。陋居有遠寄，小圃無闊躡；還爲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子由明年六十）臘果綴梅枝，春盃浮竹葉；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藥新（世謂此玫瑰花）插向綸巾折。

次韻子由浴罷一首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乾浴。頽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老雞臥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驅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返流歸照性，獨立遺所矚。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一首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

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雷。礪礪峙頭玉。李賀詩云：「頭玉礪礪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但今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吾與子由共九孫男矣。葷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適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入州督。吾前後典入州。

獨覺一首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脩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一首

燈燼不挑垂暗燼，爐香重撥上餘薰。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謫居三二邊三首

日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黃宮。日出露未晞，鬱鬱濛濛松。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若嗜睡，朝謁常忽忽。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騷。瑪鞍響珂月，寶與扭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窗坐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下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



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臥濯足

長安大雪年，東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鶴鷗；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况有松風聲，釜鬻鳴鴈鷗。瓦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翦，快若鷹辭鞲。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腿藥，獨以薪水瘳；腹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子由生日一首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陽。少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男子，（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遙知設羅門，獨掩懸壺室。回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畢；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一首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取！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癡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

過於海舶得攜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

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一首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却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入慈，不恨居鄰無二仲；他年汝曹芻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算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許筆離騷亦時用；但

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一首（戊寅歲）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窗盤蜩蜚，臥聞風幔落蛩蟻。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之人安貧守靜者也

老鴟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繇花落刺桐開。

新居一首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五色雀一首（井引）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女服，翼衛兩紱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直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盃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倦夜一首

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鬢久已白，旋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

小酒生黎法，乾糟凡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饒；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里閭峨山北，田園震澤東；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鬢驚全白，犀圍尙半紅；愁顏解符老，壽耳關吳翁。得穀鵝初飽，亡貓鼠益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兒瘦緣儲藥，奴肥爲種松；頻頻非竊食，數數尙乘風。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歸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符吳皆坐客，其餘皆卽事實錄也。）

縱筆二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谿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祀龜，隻雞斗酒定膺吾。

貧家淨掃地一首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春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媮！慎勿用勞薪，感我如薰蕕；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度？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若爲閉著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鷺集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微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鷓鴣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蕙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谿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說換扇之事。）

事。

夜燒松明火一首

歲莫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鶯。快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繡帳芬椒蘭。珠

熒綴屋稍香，（音詣，松瀝也，出本草注。）流銅槃，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饜蠟，萊公夜長歎。海康無

此物，燭盡更未闌。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栖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

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筵作上元。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

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瀆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自撥床頭一罈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淘米春香並舍聞。（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淘米

春。」蓋酒名也。）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麴麴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尙紛紛。

紛點盤更試淮南語，汎溢東風有穀紋。（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註云：「酒汎，清酒也。」）

追和戊寅歲上元一首

春鴻社鷺巧相違，白鶴蜂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臉廁，姜龐不解歎蠨蟄。一龕京口嗟春夢，夢炬錢塘憶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斲蠹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鴈，要以空中得盡年。倦看澁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唯有長身六君子，依依猶得似淇園。

真一酒歌（井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次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蹈踰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跣趺牛噉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待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卷七 詩八十九首

汲江煎茶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七

活水還須活火烹，唐人云：「茶須緩火煮，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壑，小杓分江入夜  
鐺；茶雨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盃，坐數荒村長短更。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  
爲作此詩

烏啄本海葵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鼻祖。書馴識賓客，夜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  
跟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徑躡度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貫汝。再拜謝恩  
厚，天不遺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鷗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洞酌亭詩（并引）

瓊山郡東衆泉感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  
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  
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洞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鐺之中有澗，有溜以淪以烹，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  
既味我泉，亦噴我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

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栖。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棋枰。當門列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甑，洞戶分角圭。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晨登一葉舟，醉兀十里谿。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異哉西海濱，琪樹羅玄圃。纍纍似桃李，一流膏乳。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獨使皺皮生，弄色映珊瑚。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汗。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

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爲問庭松尙西指，不知老裝幾年歸。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

韻僕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舫剡溪路。超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倒披王恭笠，半掩袁安戶。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須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囷濩落非笛材，剖作袖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巾酒新澆。孤鸞別鶴誰復聞，鼻息麴麴自成曲。

留別廉守

編筐以荳猪，瑾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爲我醉宗資。

餅餅笙詩（井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餅，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餅笙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冷冷，獨蠶長繅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丘蚓竅作蒼蠅聲。餅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綬。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洑澗。妻縫接羅霧縠細，送琴枕冰徹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敬寬。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攪；漢使節空餘皓首，故侯瓜在有頽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收拭，寧聞老鶴更乘軒？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床頭有白酒，盞若白露薄。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蘇城下，弄月鐙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二老白接羅，兩郎烏角巾。醉臥松下石，歸扶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此碧鱗鱗。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籥盡霜須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鐘。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慾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豈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書韓幹二馬

赤髯碧眼老鮮卑，回策如縈獨善騎。赭白紫駟俱絕世，馬中岳湛有妍姿。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爲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濤。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衆程，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小兒耕且養，得暇爲書繞。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氓獠。亦莫事登陟，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戶淨洒掃。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爲犯二怖，博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已。安能相付子，過聽君誤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澹然兩無求，滑淨空斐几。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

病骨瘦欲折，霜髯鬢更疎。喜聞新國政，兼得故人書。秉燭真如夢，傾盃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摠。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

坐還粗勝虞，早退不如疎。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風濤驚夜半，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摠。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強韻，知君得異書。滔滔沮叟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摠。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攜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趙昌四季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粧。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躑躅千層不忍看。開卷便知歸路近，劍南樵叟爲施丹。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真是至青裙髻丫。便有佳名配黃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遊蜂掠盡粉絲黃，落藥猶收蜜露香。待得春風幾枝生，年來殺菽有飛霜。

和黃秀才鑿空閣一首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鑿，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暮，俗說皆可屏。我游鑿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借君方諸淚，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

韋園牧馬圖一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逝莫留。人間畫馬唯韋侯，當年爲誰掃驂驄。至今霜蹶踏長楸，圉人困臥涉龍頭。沙苑茫茫蒺藜秋，風髮霧鬣寒飈颼。龍種尙與鶩駘游，長稽短豆豈我羞。入鑿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

題靈峯寺壁一首

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

衆妙堂一首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跌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

題馮通真明月湖詩後一首

老行清篇墨未枯，小馮新作語尤殊。呼兒淨洗涵星硯，爲子賡歌墮月湖。聞道泮江空抱珥，年來合浦自還珠。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兔。（南詔有西洱河，卽古泮河江也。河形如月耳珥，故名之西洱云。）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長庚到曉空陪月，太歲今年合守心。相與齷齪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孤雲倦鳥空來往，自要閑飛不作霖。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鷺蠶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漫，葦間猶得見寅緣。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將何妨敗兩

甄收取桑榆種梨棗，祝君眉壽似增川。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水香知是曹谿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褚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須髮盡白。」蓋謫長沙時也。）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凝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

森森畫戟擁朱輪，坐詠梁公覺有神。白傅間游空誦句，（事見樂天吳郡詩石敘。）拾遺窮老敢論親。（事見子美贈狄明府詩。）東海莫懷疎受意，西風幸免庾公塵。為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一篇龐吏可書紳，莫向長沮更問津。老去常憂伴新鬼，歸來且喜是陳人。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回首天涯一惆悵，却登梅嶺望楓宸。

青山抵在古城隅，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更看二李控鯨魚。欲從抱朴傳家學，應怪中郎得異書。待我丹成馭風去，借君瓊佩與霞裾。（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

十年而見君曲江，同遊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舒，故詩中皆及之。

狄韶州賁蔓菁蘆蕪羹一首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夢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蕪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一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朝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

贈龍光長老一首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其韻

秋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過嶺二一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鴈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游。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谿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毵毵。

留題顯聖寺一首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閑試雨前茶。祇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綠白沙。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銳，上俚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復過之，戲留一絕。

倚天巉絕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二別四方壺。

乞數珠一首贈南禪提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默坐閤塵界，往來八十反。區區我所寄，感縮蠶在蠶。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鬱孤臺（再過虔州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游。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吃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祇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閑游。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水流。同烹煮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蓴鱸，寒衣待橘洲。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境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端爲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君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爲算行年看，俱數生時到死時。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一首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寂照非兩法。妙湛摠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摠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和陽行先一首（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詰元無病，須臾不入流。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已逃鷓鴣洲。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葵終相魯，辟穀會封留。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用數珠韻贈從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却掃今馮衍。古佛旣手提，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歸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蠶。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鞴，陶冶一世人。從衡落模範，誰復甘飢貧。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瞋兒與兵姻。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闈。深居小汝覲，豈問親與隣。蓮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蛇峒春。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陽行先以登真隱，訣見借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願言敦夙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鐵引不待遣；鷓鴣戀庭宇，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而比談天蜚魚著文字。槁死猶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東坡方三閤，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侍者應足齎。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一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風雷生聲欬，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大珠分一月，細綆合兩鬢。蠶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全鋒雖未露，半藏已曾轉。說有陋裴頠，談無笑王衍；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三咤故自醒，一快何由喘。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蠶；持珠尙默坐，豈是功用淺？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文字先生飲，（謂劉執中）江山清獻游；典刑傳父老，尊俎繼風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慙鴻鴈侶，爭集稻粱洲。野闊橫雙練，城堅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却下虎頭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塗應食粥，乞米使君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曉追游；清絕聞詩語，湧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廡外，歸時月滿舟。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驚飛賀廈鷺，走散入幕賓。醉眠中山酒，夢結南柯姻。寵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閭。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隣。所至爲鄉里，事賢友其仁。之子富經術，蔚如井火春。蜿蟺楚南極，淑氣生此民。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譬彼懈谷竹，翦哉



侍伶倫俗學，吁可鄙。紙繪配芻銀，聊將調癡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譴諄，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  
一篇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弊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君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媪爭爲姻。事見退之贈崔員外詩。踰蹙阻風水，橫斜挂邊垠。青衫映白髮，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害，甘守吳市閨。自言擡角歲，慈母爲擇鄰。邦人驚似舅，矯矯惡不仁。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爲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清詩要銀鍊，乃得銓中銀。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新。著書已絕筆，一默含千諄。蒼桴和菘菹，天飾非人均。時時自娛嬉，豈爲俗子陳。

畫車詩二首

何人畫此隻輪車，便是當年欹器圖。上易下難須審細，左提右挈免疎虞。  
九衢歌舞頌主明，誰憫寒泉獨自清。賴有千車能散福，化爲膏雨滿重城。

虔州呂倚承奉年八十二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篋。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螿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解舟又欲攜君去，歸舍聊須與婦謀。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頭。剝買山田添鶴口，廟堂新拜富民侯。

次韻江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松同太白，稗子候淵明。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橫空初不跨鵬鷖，但覺胡床步步高。器之言嘗夢飛，自覺身與所坐床皆起空中。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笑說南荒底處所，祇今榕葉下亭臯。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闌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掘是鏡空堂上客，誰為寂照鏡中人。紅英掃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夢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板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玉板橫枝竹笋也。不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柏樹子，與問蘿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永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顏鬚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青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許問流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輟右三石里，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先去，子獨游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錢塘僧思聰，搃角善琴，後捨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

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遠甚；殊辟穀，常啖。語帶煙霞，從古少。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煙霞，春無草木。」氣含蔬笋，到公無。謂無酸餽氣也。香村乍喜聞簷蔔，古井惟愁斷轆轤，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清江縈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閑，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爲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空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篇足。

劉壯輿長官長是堂

間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爲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爲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紬史行天誅，皎如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鶚立時四顧，何由擾羣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願君置坐右，此語禹所謨。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峰，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劉夢得以九華爲造物一尤物。）真形猶在畫圖中。（道藏有五藏真形圖。）歸來晚歲同元亮，却掃何人伴徹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瓊瓏。（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洞水達背，予又嘗以怪石供佛印師作怪石供一篇。）

次韻郭功甫二首

蚤知真腐卽神奇，海北天南揔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樊裏不相逢？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汗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予一首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臆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夢中作寄朱行中

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瓊璫？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頭璧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懷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

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付，神咒真浪出。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一首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河彼濫觴，蛙跳鯨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拆雷解，坐使此邦

畫爲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買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誰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顧公千歲，與壽橋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 賦

### 黠鼠賦一首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囊中空，嚶嚶聲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囊中，囊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覆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免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知，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 秋陽賦一首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

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逮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堊之塗，目眩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盼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虛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愷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墜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今秋風，泛天宇，今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溟，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蕊。醉夢紛紜，始如髦鬣，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

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惇繆；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 中山松醪賦一首

始子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禮。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搆廈其已遠，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瓊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騷。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颺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擊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官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啜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 沉香山子賦一首（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裸，以脂蕭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薊而實葦。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髮髻，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詹匭而並云。矧嶺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願占城之枯朽，宜鑿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

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歎。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悅盼。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一首（井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子。寧其醅之漓，以蘄子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釋酒之初，茲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兮，氈雛鵝之毯毳，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疇腹之瓜瓞兮，入我凹中之荷盃，噉朝霞於霜谷兮，蒙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醉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博壁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期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



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煥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辦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給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暈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洎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猖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

###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稗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爲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湧于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擔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潼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遺返，懼守神之詞識，却

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

醉翁操一首（并引）

琅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得，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

王大年哀辭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彬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

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子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子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後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 鍾子翼哀辭（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概，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裴，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崕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洵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尙氣，巧藝斷，而其君子，抗志礪節，

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而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釀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磧。先君北歸，望老于度，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咸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

桂酒頌（并引）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慈涕合雲母，蒸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薰蕕，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懾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銘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歲于中，必謀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未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藥梁，擊枹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禱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被袂而祥；可使太白溫月而狂。旣釀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所靡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遠朝，

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承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路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明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雖伯時父，吊古嗟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珣鐵楛，錯落其室。旣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瓊瑛。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雪浪齋銘（井引）

子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駭石雪浪齋，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井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然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摩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龔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鬻鬻。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澹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蝮。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楸；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 九成臺銘一首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况於入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 卷九 硯銘十一首



#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天遺子丹石硯，粲然如芙渠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形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爲赤霓，以貫陽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於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平聲）鉤，以全吾直。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爲麟獲。繫然黃子，玄豈尙白，天寶命我，使與其蹟。

#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勞死魄。忽玄雲之隱翳，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共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邁往德與，盡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子，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閱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畀長頭。

卯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居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監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駸其一毛棄我千里隴蓄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草隨上林芒屨郎鯁門舐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一首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十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闕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爲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 偃松屏贊（并引）

子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譴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薈，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凝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礚礚鑿鑿；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救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入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閩人起居不以時，馬有鬻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齋歸雲，逝房妖。

###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六馬異態，以似爲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瘠者，舉脣見咽。方其瘠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傾。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盡。

於龍眠矣。嗚呼！將爲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伯時號龍眠）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夏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搗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

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奧，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敍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惠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旣工，十年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游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蘊廬，而况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僕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子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旣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

入也！一因言於上，除正孺直祕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求余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



及，既完其下矣。故子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

子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子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子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子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子前，則子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子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子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犒子，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子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子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子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

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子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子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子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葦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寃。昨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入。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任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女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謂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 藥誦一首

穉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知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麴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洽；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伏苓麻麥，有時而匱；今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今烏乎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桓楠競秀，榆柳獨脫；騷交鶯鶯，蹇先蹶。楚狂醉亂，傾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宰夫揚鱠，兜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重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

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礬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前也。酒之始前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道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筴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筴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筴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

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燻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綱，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子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鈔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鈔？凡氣之謂鈔，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鈔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鈔。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血，精肝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入，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鈔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萬萬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臯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

「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玄膈，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支，浹於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 卷十 秘閣試論六首

###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晉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

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乃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



均耳。夫吳太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兵，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

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捨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

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擘以爲樂非夔，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爲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吟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 御試制科策一道

##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政尙多，和氣或盪。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倖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斂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慮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攬茲，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予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

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

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俘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欽法寬濫，吏不知懼，疊擊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

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葺，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人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有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微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選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



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賞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供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秋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情懷，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

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疹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疹，本不至於六。六疹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阨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縈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夬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遁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

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弊，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

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戴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

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評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專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

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鄭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爲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

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戒，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奸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

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密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人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密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



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護丕承哉武王！」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建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同，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十

# 蘇東坡東坡後集

## 卷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願自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取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當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

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弼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弼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

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爲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鞅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問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旣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爲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郟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郟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苻之流乎？吾以是知二

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麥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祖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

遺大夫種曰：「蠶爲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實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子之忌克忮害如

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甌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桓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入富強，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



學者取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立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爲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

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入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有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爲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說，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奉、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鷲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虛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

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惟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咸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勢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

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

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識，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性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壘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壘懼，反潛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壘，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

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而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壁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

不殺安祿山，皆威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繫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啄，憂熱病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 卷十二 表狀劄子

###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詞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別求安便，敢謂仁

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復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觀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候伏勅旨。

第一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同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霈若雷雨，豈臣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况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同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怵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闕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迨巡力詞，蓋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謹錄奏



聞，謹奏。

謝宜召入學士院一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智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旣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

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入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雋賢，故損殷庠之儲，以廣英雄之毅，致茲屏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鷄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駸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鑊錫金輓，示有馳驅之勞；寶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雞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寵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衆。憐其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言。思馬斯祖，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二一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闡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鷲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摠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坤載沉潛，毋慈均一。旣陶甄於頑鑛，復封植於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詞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難久處；而况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謝兼侍讀表一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分，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逡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于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此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爲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於狷者。致茲選擇，驟及迂愚。臣敢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同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况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

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善不易於死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熹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惰，思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內恕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循何幸。風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慙悚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坐糜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私，復還舊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入章而後從，使不爲一乞而遽去。在臣進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尙生死之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

書之畏；思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爲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齋至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一首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出筭之珍，以旌有德；在垆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寵汗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惟一襲之衣；思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郡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謠。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臣無任！

穎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忤。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

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入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賁輕，未卽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願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摠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吠敵。臣無任

賀德音表一首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坐致豐年。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卑宮何陋，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鑿路親臨，神靈昭格。親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綸

音下霽，過故盡除！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己，或祕祝以斷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况文孫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皇帝陛下，知入堯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章爲藻飾；庇民之廈，以仁義爲基局。眷樸斲之成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夙侍經幃，樂石銘詩，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民，共茲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賦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爲高明。錫厥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旣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駘四方；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冀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誠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

慶溢臣工。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爲心。心旣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堯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鶉音之革；中脩潛德，孰知麟趾之風。無無任！

謝賜歷日表二首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頌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頌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發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絳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朝；近八年間，復忝四郡。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



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驚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踰安；十國爲連，復膺寵寄。恩榮旣溢，慙汗靡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餌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頽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尙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老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一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令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旣洽於好生，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畫地，志士不居；鑿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實爲哀敬之先。訓誥丁寧，吏民感動。恭惟皇帝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旣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祇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爲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虞掩，則知暴露之勤；絺綌祥延，不忘繫紲之苦。吏旣罔懈，民知無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爲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瘦死；推慈母之意，務在乎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一首

臣軾言伏覩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纘女維莘，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歎；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既涓，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中賀）臣聞周姜任姒之賢，位非皆極；漢陰馬鄧之貴，德或有虧。盛哉六禮之陳，襲此三宮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宸極必先以德。徽音不墜，嗣成慈孝之風；仁壽無疆，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歲復六壬，襲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某（中賀）臣聞君以民爲心體，天用民爲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紓，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爲仁壽之基；捐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爲。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 卷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尙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臣表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厩，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惟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取；乘款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

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摠攬羣英。無就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思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某，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驂之賜，以結於士心。願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東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猶玷光華。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攬轡，敢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賁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廈既構，尙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又

疏汗思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愛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爲七兵，知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目郡守爲五學。而臣迂疎，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觀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恭用漢唐三代之文。夾夏來同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雲止風恬，驗神祇之來審；雲黃歲美，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共志。臣無任瞻天稽顙，慚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進以聞。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蕃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一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願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

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云，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尙書表

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者。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爲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况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慮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歲月之勤，度己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又

備負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取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清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覩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

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費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遜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朮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官篋籠，響動佩章，圉士効牽，光生羈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功，服之無斃；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輪老智於暮年。臣無任！

又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章在笥，賁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頌。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舍垢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官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

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陞榮祕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願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同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厚，思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慙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期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慰正旦表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懷慕！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睿參，方受圖於二朝，明發不寐；念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軾（中謝）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斂，思患預防，勤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今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卽遠；雨露旣降，思則無竊。遙知穆穆之光，尙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致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而虞，旣盡飾終之典；宅神于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慕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粟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漸於河凍。旣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情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鷄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尙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



伏念臣性資福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救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尙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厖隴之馬，猶獲蓋帷；穀棘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隣；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賦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誇萬里以獨來。思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突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有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搢紳。臣賦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

章之忠臣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親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者。慟發六宮，悲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 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辟為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 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會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願少寬於追慕，庶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庭，無任哀痛隕越之至!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慶喜之辰; 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矧惟遭遇，獲侍清閑，不緣梵釋之因，曷致涓塵之效。伏願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 奄有漢唐之封疆，倍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下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 四海之心，莫不欲吾君壽。以茲願力，扣彼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 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 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 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 下民歸仁，自享延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曷旌臣子之心。伏願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 五兵不用，同萬國之車書; 多士克生，達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協氣充流; 歌長發之祥，羣心踊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扈從之私，獲在封疆之守，

敢緣願力，低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願皇帝陛下，立民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騫，壽等西方之無量。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作大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啓真壇，仰祈睿算。順帝之則，固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難忘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爲民極。臣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違。眷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萬壽於無疆，庶羣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羣方仰德，執瑞玉以來賓。恪修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供精蒲塞，文演貝多。致海衆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筭日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榮，永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實華夏之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禱。展祇園之淨供，發祕藏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睿筭。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威神有截，盡龍象以瞻依。壽考無疆，等乾坤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有歸誠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太皇太后陛下，伏願日照月臨，海涵岳峙。帝簡好生之德，錫壽無疆。民街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歲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陰德之致隆。凡我有生，歸誠茲日；佛身充滿，天監聰明。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俟雲來之養，受祿無疆。屢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襲祥，允協重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縉黃而來會；旁推舜孝，仰叩佛乘。伏願太皇太后陛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配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傾。豈獨五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復，以下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人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浹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洽格天，宜爾感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倦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常。爰卽殊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雖有假於雲章；民志下同，自不勞於秘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休！

卷十四 啓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涸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諧瞻奉，尤切詠思。

答館職啓一首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官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

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賦方此賜環，遠承枉駕；流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釋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潁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賦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一首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薦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尚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榜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畢照。朝高雅望，流風采之聳聞；士誦德音，借光華於枯朽。致茲疎拙，粗免曠瘼。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無數。

賀彭發運啓一首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聳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崧滿潭中行，奏章堅之課；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能。喜忭之深，力占難盡。

答杜侍郎啓一首

伏審薦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同，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念軾愚忠自信，樸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効；嵇康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憚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護；敢緣厚德，尚許兼容。伏惟某官，名重紳掄，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願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謝諸郡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哀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擠，勉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官，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君子之棄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大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義易之占。軾限以守邊，未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嗜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旣。

答丁連州啓一首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霧，稍習蛙蛇。自疑本擔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慚。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舉，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一首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况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

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一首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槃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承議啓一首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徽。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放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月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流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兌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尙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入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料錢數，先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尙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慮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

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綢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太半，剗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會，西向再拜，叩頭獻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彼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糶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

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旣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卽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賈不行，軾旣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東本路，不得收五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行，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東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救，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

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煩，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止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費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虛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答度倅俞括奉議書一首

軾頓首。竊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答王庠書一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待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烟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怵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答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

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尙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顛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謝民師書一首

軾啓：近奉達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詞達」。詞至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瑯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瑯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

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劉沔都曹書一首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然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苑畢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尙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置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卷十五 記

衆妙堂記一首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

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子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子覆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子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斷，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親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技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鏡，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鏡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南安軍學記一首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譎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



「奉承齊犧。」庶頑譏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比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譎諂諛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燬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斂，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三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順濟王廟新獲石碣記一首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擔耳北歸，熾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旣進謁而還，迢遙江上，得古箭鏃，

鋒而劍脊，其廉可劘，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弩，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旣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磬，丹及籛簠，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磬。」則楛矢石弩，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弩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箭，今齒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弩，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旣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

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官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官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劍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尤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虛，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一首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綰者，我也；青綰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綰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綰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甯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遁？」

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哉！頽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藥疾癘。驅壤蟻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筵其饜。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恫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夷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基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烹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諱書其事于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一首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檐，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其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纜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檐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鄧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彭郎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

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峰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道遠蝦龍，鸚鵡安栖不避風。我俘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吹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先汝胸，撫育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 卷十六 傳

率子廉傳一首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逕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漢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輶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復徧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於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一首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庇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尙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祇薦。維神導和却疹，保民無疆，以稱朝廷至仁之意，尙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于穎人，淮穎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早夏秋，秋穀旣微，冬又不雨，麥槁而腴，閔閔農夫，望歲畏飢，並走羣望，莫哀我欷。於赫遺蛻，靈光照幃，惠肯臨我，言從其妃，翻舞零詠，薦其絜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遊戲俛仰，千里一塵，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澗滂流，浹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鐘旄旂，拜送于郊，以華其歸，尙饗！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虔，我自洗濯，齋居誠陳，早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共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旣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迨，復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事神，尙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三陽既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穫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耇人尙饗！

謝晴祝文一首

吏既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雪止，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忤；凍餒之蘇，其賜不貲；嗟我吏民，爲報之微尙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職所當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愍，欠雲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尙鑒聽之！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迨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于神尙饗！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進位于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尙饗！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旣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耒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旣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忤仰止番糞食于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早寧降罰于微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尙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儆土牛示候稼穡將興敢徵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尙饗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於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絜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尙饗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天旣佑民必期於無害農惟望歲敢請於有神願疾沴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尙饗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某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飢饉望此一麥以日爲歲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尙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一首

軾得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尙饗！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入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悽然尙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潁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克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一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一契闊艱難，見公沒陰，多士方謹，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一有死無易。一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尙饗！

祭張文定公文二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

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援馴；游於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入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一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困，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一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媮，疾不嘔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於中，嗚呼哀哉！尚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俾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尚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臺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於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鶴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於幽宮，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此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瓊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欵獻，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抗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於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於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尙蹈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定州）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尙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岷岷公罔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闕古以古律身况我小生罕見竅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尙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闕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尙憑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戎異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絕簾帷之望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徒因僚吏遠致攀號尙饗

祭滕大夫毋揚夫人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於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尙饗。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瘞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入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嗚呼！宮傳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俯仰，一頓再呻，救藥靡及，奄爲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達文二一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微，推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於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寬，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尙饗。

我厄於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慙遺一我

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尙饗！

祭吳子野文一首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息，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入緩已，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樂，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獻欬，一酌告訣，逝舟東飛，尙饗！

卷十 七墓誌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間，至於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欽、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年，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會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尙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



詳矣；一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遷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劄錄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鈍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遷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於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入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疋布至十

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救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苑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密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峻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於今，計司先郊

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福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禁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贏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

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有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煥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詞不拜，曰：「煥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一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

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募棄城之西，歷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旣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會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阻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陸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桂常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

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寶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詞，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陸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與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鏐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

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鄰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密，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奉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廡，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藁上之，禧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卽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



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餒，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讖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逐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旣弼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邊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卽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尙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



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日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文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夫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一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卽曰擢用，及具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鑄自代，卽以爲將，而具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曰：『儼然如平生。有星隕於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

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黜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汁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 卷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一首（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

公病不任職，詔從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邀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大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紘，紘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溫州永嘉令，祖諱鑿，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璣居干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快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顧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

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政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

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盜類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待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井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

沿邊安撫以下，皆勦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入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閣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摭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葺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凡，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冠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葺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侍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至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甯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朗，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煥；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粟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廟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子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終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遜子敏，皆從子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子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續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子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襲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蓮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子爲無服兄。九歲，事咸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

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摠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埤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有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踈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暫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曰：「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絨。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予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嗟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柏森然，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遊，始見于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子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于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



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予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子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子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碁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肌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躡驂青鸞。」

### 惠州官葬暴骨銘一首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入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顛。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 神道碑

###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概，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成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贖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鏡者杖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夷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夷欽州一郡股慄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

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嬰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許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進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

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第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詞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齋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任三葉。濟于艱難，不實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取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卷十九 釋教五十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

錢塘寶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窬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詞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 捨銅龜子文一首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觸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思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 書若達所書經後一首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乎？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推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

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甚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湍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卽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寶，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霖，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子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入十卷，終始若一。子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子，亦當與焉。

觀音贊一首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贊休所書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爲其女爲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度州小孟畫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

衆生墮入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

二則是觀世音，入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 羅漢贊十六首

### 第一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 第三

一劫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擘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 第五

耆年何者，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 第六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蒸；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 第八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已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攻大光明，照十方剎；橫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面門月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熟爲輪迴。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水陸法像贊（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鬻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型。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俯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爲之贊。凡十六首。

##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都；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爲根，是謂法塵；以佛爲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爲江河，匯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爲燈。我說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卽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澡身軍持，我雖不能，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遠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爲同爲異，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旣妄，護者亦空，偉茲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以憂爲樂，樂兼萬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穴胸隕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拘寶號窮，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雷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噉，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卽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飄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 釋迦文佛頌（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閨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 僧伽贊一首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孰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募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徐因饒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纒絡。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蘇程庵銘（井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思無邪齋銘一首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瑀；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旣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字，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

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溼嗣成之，奔走二者之間，勤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曾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度罷歸，道病卒於廬陵。度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溼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一首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畫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子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海南，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

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話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一賦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願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卽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寃親拒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濕生相，一切物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閔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毋可拔也。」

一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 金剛經跋尾一首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卽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况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須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孟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顛中，顛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舉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卷二十 釋教二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井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



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領略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子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縉素悅服；子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子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臥疾，使人請子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頌子，至乃闔棺，跌坐如生，頂尚溫也。子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子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子，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子矍然而起，爲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麻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 夢齋銘一首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入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

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觀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闕之遇也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鬘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鬘奴捧檮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奴蠻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龍，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拈穉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拈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或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立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鬚髻。導師悲愍，爲爾擲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髻而虵，長跪自言，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一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毫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白，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中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旣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疑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

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并引）

佛弟子蘇簪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爲造畫尊像，敬拜稽首，爲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媪，面頤既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簪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世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憐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承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窞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窞？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豪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貧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易也，享子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剎鬼國，呼號

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具皆東傾，衆心同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十龔吉，誰敢爭。層蒼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毒且甯。」

###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乃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 繡佛贊一首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讚歎。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一首

生石首骨，柴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聃耳屬肩，綺眉覆額；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電，出一禪指。白氈在膝，貝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百皺，不受刀衛；無心掃除，留此殘雲。右手扶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莫人知。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勞我者暫，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給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旣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旣得無生，則無生死。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桓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老明，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是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鑿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



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予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同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妙，湛生光積，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搏頰頓纓，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脩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澁長老真贊一首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謁雨晴。

清隱堂銘一首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入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夔，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愛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匱，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天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第無有異，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挈攜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

蘇東坡內制集目錄

卷一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答.....一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答.....二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三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四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五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七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八

賜皇叔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九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一〇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詔.....一一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一二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一三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一四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一五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	三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四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四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四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	四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	四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四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四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四
集禧觀開啓祈雪道場青詞	四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五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五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敕書	五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韓縝上表辭免恩命不允詔	五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五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六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六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六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六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六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鐸唾孟孟予錦被褥等口宣	六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六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	七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七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七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七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七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	七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七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敕書	八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	八
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	八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八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	八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駟回詔	八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九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九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青詞齋祝文	九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九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九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九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	九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	〇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〇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〇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〇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〇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	〇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一
皇帝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一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	一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一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一一

## 卷二

- 皇帝爲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一一
- 皇太后殿夫人爲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一一
- 皇帝爲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一一
- 皇太后殿夫人爲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一一
- 皇帝爲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一一
- 皇帝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一一
- 皇帝爲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一一
- 皇太后殿夫人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一一
-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一一
-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一一
-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許詔……………一一
-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一一
- 撫問興河蘭會路臣寮口宣……………一一
- 在京諸宮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一一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	一四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	一四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一四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一四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	一五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一五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	一五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爲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一五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	一五
內中神御殿張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一五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撤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祀文	一六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一六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	一六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	一六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一六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	一六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青詞	一六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	一七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齋文.....一七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一七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一七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一七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一七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一八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一八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詔書茶藥口宣.....一八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口宣.....一八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一八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一八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一八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一九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一九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一九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一九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答.....一九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二〇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	二一〇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二一〇
賜尙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二一〇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	二一〇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	二一〇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	二一一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	二一一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二一一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二一一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	二一一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	二一一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	二一一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二一一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	二一二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	二一二
永裕陵脩移角堠門戶柏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	二一二
永裕陵脩移角堠門戶柏窠祭告土地祝文	二一二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二二三

卷三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	二二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許批答	二二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皇帝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二三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不許批答	二三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	二四
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二四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二四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敕書	二四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	二四
神宗皇帝禪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	二四
神宗皇帝禪祭皇帝親行祝文	二四
離宗皇帝禪祭皇太后親行祝文	二四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	二五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允批答	二五
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二五
賜新除尙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二五

-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二一五
-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二一六
-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二一六
-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二一六
- 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二一六
-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二一六
-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二一六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二一七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二一七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二一七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答……………二一七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二一七
-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許批答……………二一八
-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乞致仕不允詔……………二一八
-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二一八
-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二一八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二一八
- 賜文武百察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允批答……………二一九
-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三表請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二一九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銀鈔鑼錦被褥等口宣	二九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	二九
賜皇叔楊王顯生日禮物口宣	二九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二九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敕書	二九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賀坤成節口宣	三〇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三〇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佖生日禮物口宣	三〇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三〇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三〇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三〇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敕書	三一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	三一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三一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三一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司程御筵口宣	三一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三一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三一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餽口宣	三二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三二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三二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三二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三二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三二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三二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三三
賜皇叔楊王荆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三三
賜新除依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	三三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三三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	三三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	三三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	三四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	三四
賜前兩府并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	三四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并總管鈐轄至使臣初冬衣襖敕書	三四
賜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	三四

賜諸路屯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都敕	三四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御祝文	三四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工奉安諸神御祝文	三五
賜西南羅蕃進奉敕書	三五

## 卷四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寮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	三五
賜熙河秦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	三五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丞興軍韓縝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	三五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偁生日禮物口宣	三五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	三六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	三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三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	三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	三七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	三七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詞	三七
劄子	三七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	三九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三八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	三八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詔	三九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	三九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辭免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	三九
生獲兔章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	三九
太皇太后	三九
皇帝	三九
八月二十八日入內高班蔡克明傳宣取批答宰臣以下賀生獲兔章表	三九
太皇太后	三九
皇帝	四〇
賜皇叔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頊生日禮物口宣	四〇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四〇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	四〇



熙河蘭會路賜種誼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	四〇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四〇
撫問劉舜卿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四一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	四一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	四一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	四一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	四一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四一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四二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四三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	四三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	四三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	四三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	四三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	四四
沿路撫問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	四四
鄭州	四四
鞏縣	四四
西京	四四
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	四四
永裕陵十月旦表	四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	四四
賜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工部侍郎蔡延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	四五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	四五
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奭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敕書	四五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四五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四五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并應天禪院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四五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四六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兕等銀合茶藥口宣	四六

賜尙書左丞劉摯生日詔……………四六

### 卷五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處青詞……………四六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四六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應守城禦賊漢蕃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四六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四七

賜大遼賀正旦入使白溝驛御筵并撫問口宣……………四七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四七

皇帝遣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四七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四七

汭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四七

汭路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并內臣等銀合茶藥敕書……………四七

汭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四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宮觀并諸陵青詞齋祝文……………四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祭諸神廟祝文……………四八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四八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四八

- 賜南平王李乾德歷日敕書……………四八
-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四九
-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正旦書……………四九
-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四九
-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公邊臣寮口宣……………四九
-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依前中散大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四九
-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四九
- 撫問知河南府張瓌知永興軍韓縝口宣……………五〇
-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五〇
-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五〇
-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五〇
-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五〇
-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五〇
-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五〇
- 元祐三年春貼子詞……………五〇
- 皇帝閣六首……………五〇
- 太皇太后閣六首……………五一
- 皇太后閣六首……………五二

皇太妃閣五首	五三
夫人閣四首	五三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五四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五四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	五四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五四
冬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五四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	五四
賜外任臣寮歷日敕詔書	五四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五五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酒果口宣	五五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	五五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隆節功德疏等獎諭敕書	五五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五五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	五五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五五
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	五五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	五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五六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五六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五六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十日內中酒果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五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瀛洲回程御筵口宣.....五六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五七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五七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五七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五七

卷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荆館却回酒果口宣.....五七

永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五七

永定院修蓋舍屋祭告土地祝文.....五七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五八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	五八
賜諸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	五八
賜外任臣寮進賀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	五八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皇太后皇太妃受冊馬詔敕	五八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五八
賜資政殿學士知鄧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	五八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逵進奉謝恩馬詔	五八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溪布敕書	五九
接伴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詔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五九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口宣	五九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六〇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六〇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六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六〇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六〇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六〇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六〇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六一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六一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六一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銀鈔鐸等口宣.....六一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六一

賜大遼正旦人使生餼口宣.....六一

賜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六一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六一

送伴正旦使副訟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酒果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御筵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六一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荆館御筵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酒果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	六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六三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六三
皇帝遣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六三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	六三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穆章懿章惠章獻	六三
明肅皇后表本	六四
皇太后殿內人爲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	六四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六四
賜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生日詔	六四
瀛洲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六四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使郡不允詔	六四
賜保州團練使潞州總管王寶進奉戀闕并到任馬敕書	六五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興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	六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	六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與龍節功德疏詔敕.....六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六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六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六六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六六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六六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六七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六七

卷七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六八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獎諭敕書.....六九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六九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六九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六九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	六九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〇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	七〇
劄子	七一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辭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一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選官恩命允詔	七二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二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年節詞語	七二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七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年節詞語	七二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七三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七三
賜新除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七三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七三
賜新除尙書左僕射呂大防尙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七三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三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四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四
賜新除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四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四
賜新除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五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五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五
賜新除依前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五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五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六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六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七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七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七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八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七八
閣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	七八
閣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	七八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許誥	七八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允詔	七八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八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	七九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	七九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七九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入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七九

卷八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	七九
皇帝閣六首	七九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八〇
皇太后閣六首	八一
皇太妃閣五首	八二
夫人閣四首	八二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餽口宣	八三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八三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	八三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	八三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	八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	八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答	八四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八四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八四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八四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八四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八四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八五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八五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八五
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	八五
賜北京恩翼等州脩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	八五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八五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逸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	八六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八六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八六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八六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八六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髮諭救書	八六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八七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七
賜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七

就驛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宴口宣	八七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	八七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	八七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	八七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八七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八八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賜皇叔楊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八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寶封如故制	八八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九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八九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八九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佺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八九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八九
西嶽廟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八九
奉宸庫翻修聖字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八九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九〇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九〇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第三表不允批答口宣……………九〇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九〇

賜于闐國黑汗王男被今帝英進奉敕書……………九〇

賜皇叔新除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九一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九一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場青詞……………九一

### 卷九

中太一宮真室殿爲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九一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九一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九一

閣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九一

皇叔故魏王啓殯祭文……………九一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九一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九一

- 賜皇叔改封徐王穎上表辭免冊禮允詔……………九二  
賜皇叔改封徐王穎上表辭免冊禮許詔……………九二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九三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九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九三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九三  
故尙宮吳氏墳所祭文……………九三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九四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九四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九四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批答口宣……………九四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九四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九五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九五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九五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九五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九五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賀端午節馬詔……………九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九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九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九六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六

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六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九六

賜權管勾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九六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九七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九七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九七

興龍節尙書省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九七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九七

七月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九七

玉津園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御筵口宣……………九七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九七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九八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九八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九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	九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九八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	九八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九八
賜文太師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九八
興龍節尚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	九九
賜皇叔徐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九九
賜濟陽郡王曹倫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九九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九九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九九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九九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餼口宣	九九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一〇〇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一〇〇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一〇〇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一〇〇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出殯一夕祭文	一〇〇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下事祭文	一〇〇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一〇〇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一〇〇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一〇〇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一〇〇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一〇〇  
 劄子……………一〇〇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一〇〇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一〇〇

卷十

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一〇〇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一〇〇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詔……………一〇〇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一〇〇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馬一疋并冬節馬一疋詔……………一〇〇  
 賜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一疋詔……………一〇〇  
 賜殿前都虞侯寧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救書……………一〇〇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一〇〇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一〇〇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臣回程御筵口宣

一〇三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

一〇三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救書

一〇三

雄州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一〇四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羅唾孟子錦被等口宣

一〇四

皇太妃宮閣慶落成開啓道場青詞

一〇四

玉津園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一〇四

瀛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一〇四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一〇四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一〇四

賜中大夫守尙書左丞王存生日詔

一〇五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一〇五

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一〇五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一〇五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尙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致仕不許詔

一〇五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一〇五

賜濟陽郡王曹佺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

一〇六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勅書

一〇六

景靈宮宣光殿開啓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一〇六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一〇六

賜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許詔……………一〇六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一〇六

故尚服劉氏堂祭文……………一〇七

故尚服劉氏墳所祭文……………一〇七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一〇七

新除權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一〇七

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一〇七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一〇七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一〇七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一〇八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鑼等口宣……………一〇八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一〇八

賜皇弟大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一〇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發論救書……………一〇八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一〇八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一〇八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八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餽口宣.....〇九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節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〇九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〇九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九

賜殿門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九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九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九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〇九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宣.....〇九

坤成節尚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〇九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〇九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〇九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尚書省御筵酒果口宣.....〇九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九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〇九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〇九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〇九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內中酒果口宣	一一
賜大遼賀坤成節入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	一一
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一一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入使迴程御筵口宣	一一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一一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入使迴程酒果口宣	一一
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	一一

樂語(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一一
教坊致語	一一
口號	一一
勾合曲	一一
勾小兒隊	一一
隊名	一一
問小兒隊	一一
小兒致語	一一
勾雜劇	一一

放小兒隊	一三
勾女童隊	一三
隊名	一三
問女童隊	一四
女童致語	一四
勾雜劇	一四
放隊	一四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一四
教坊致語	一四
口號	一四
勾合曲	一五
勾小兒隊	一五
隊名	一五
問小兒隊	一五
小兒致語	一五
勾雜劇	一五
放小兒隊	一六
勾女童隊	一六

隊名	.....	一六
問女童隊	.....	一六
女童致語	.....	一六
勾雜劇	.....	一六
放隊	.....	一六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	一六
教坊致語	.....	一六
口號	.....	一七
勾合曲	.....	一七
勾小兒隊	.....	一七
隊名	.....	一七
問小兒隊	.....	一七
小兒致語	.....	一七
勾雜劇	.....	一八
放小兒隊	.....	一八
童勾女隊	.....	一八
隊名	.....	一八
問女童隊	.....	一八

女童致語	一一八
勾雜劇	一一九
放女童隊	一一九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一一九
教坊致語	一一九
口號	一一九
勾合曲	一一九
勾小兒隊	一一九
隊名	一一九
問小兒隊	一一〇
小兒致語	一一〇
勾雜劇	一一〇
放小兒隊	一一〇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一一〇
教坊致語	一一〇
口號	一一一
勾合曲	一一一
勾小兒隊	一一一

隊名	.....	一一一
問小兒隊	.....	一一一
小兒致語	.....	一一一
勾雜劇	.....	一一一
放小兒隊	.....	一一一
勾女童隊	.....	一一一
隊名	.....	一一一
問女童隊	.....	一一一
女童致語	.....	一一一
勾雜劇	.....	一一一
放女童隊	.....	一一一

蘇東坡內制集 目錄

# 蘇東坡內制集

## 卷一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答（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以應務之才，居本兵之地，綏靜中外，人無間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喻厥意，聞之憮然。夫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而况觀闕之下，父母之邦，退食問安，孰便於此？勉循其舊，以卒輔子。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答（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省表具之，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况艱難之際，一日萬幾，冰淵之懼，當務同濟，卿練達兵要，灼知邊情，寄託之深，義難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賴焉？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被遇先帝，勤勞有年，逮于眇躬，倚注彌重，宜安厥位，毋重力詞。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  
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脩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訪使輶，來陳慶幣，川塗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剎。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詞！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輶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獎。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元祐元年十

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將相三世，輔翼兩朝，方斯千獻夢之辰，有既醉太平之福，宜膺慶賚，永錫壽康。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知別錄，至可領也。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太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省上所表，辭免恩命事，具悉。朕初執珪幣，祇見上帝，嘉與百辟，徼福文考，大賚四海，始于親賢，皆神之休，義不當避國有常典，爾無固詞。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省上所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有大祭祀，必均慶賞，邦甸侯衛，輝炮翟闈，無有遠邇，畢蒙惠澤，矧我懿親，實維顯相，祇率舊典，毋須固詞。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

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自有冰淵之虞，黃髮之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遠欲卽安，尚分北顧之憂，勿起退歸之念，強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韓絳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人臣之常壽考康強有不得謝卿出入將相垂三十年豈以小物尙勤元老徒得君重臥護一方使吏民瞻師尹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丘園之請朕未欲聞其省恩慮時寢食親近藥餌以副中外之望！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敕卿肅將慶幣遠涉川途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敕卿將命夙興犯寒遠涉駕言未息軫念殊深特致恩頒以嘉勤瘁。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導真游。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抗旌出境夙駕在塗眷言跋涉之勞宜適興居之節式頒良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飭使軺講脩隣好蒙犯風霧跋履山川宜頒錫於珍芳庶輔安於寢食。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恭講隣歡遠勤軺馭言念驅馳之久適丁寒沍之辰宜錫珍良式昭眷寵。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持使節來慶春朝方此沍寒良勤啓處宜示眷懷之異式頒劑和之良。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勤方次中塗之館宜頒靈劑以喻至懷。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逃脩隣好方次州封言念返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眷懷。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卿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志嘉。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乾德朕躬執珪幣大饗帝親盼布湛恩徧暨諸夏卿世綏侯服欽順朝廷宜錫徽章以昭異數。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乃眷外臣嗣守西服襲累世之忠順荷先朝之寵光惟天難忱錫命不永訃音遽至閔悼良深特遣使車往陳奠幣庶此恩禮貫于幽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願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賻之禮以爲存沒之光。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於皇神考，肇啓闕祠；方增築之未寧，懼格思之有濟；別嚴淨宇，祇奉睟容；式燕聖靈，永綏慈嘏。

集禧觀開啓祈雪道場青詞

伏以麥將覆塊，雪未掩塵；嗣歲之憂，下民安訴；具嚴法會，祇款闕宮；仰冀同雲，溥滋新臘！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伏以增築告成，闕嚴有奐；儼衣冠之來復，愾歎息之疑聞；昭格穆清，永綏燕翼。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嗚呼！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教書（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敕劉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慶；汝以分符之重，特脩效馬之儀；載念勤誠，不忘嘉歎。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韓縝上表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敕韓縝：朕躬祀總章，始行嚴配；推廣帝親之澤，覃及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逮受顧命；均此介福，非朕敢私；國之故常，毋煩謙避！

班荆館賜大遼賀與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燕休之賜；受茲芳旨，體我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抗旌旋復，弭節少留，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修隣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宜就錫於加籩，蓋式昭於異數。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棄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伏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永追梵釋之游。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汝）卿等從來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大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冰霜，憩休館舍，宜有燕私之寵，以旌來往之勤。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孟子錦被褥等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持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茲舍館之定，宜加頒賚，用示寵嘉。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屬，誠請雖極，輿論未安，毋復懷歸，以勤北顧，特頒良劑，以輔至和。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敕韓絳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雖已挂冠而謝事，尙俾安車而造朝，豈有體力未衰，蕃宣所寄，亟圖自便，遂欲言歸，矧卿德望並隆，神人所相，焉有滿盈之懼，夫何倚伏之虞，尙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韓絳：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詞中外之勞，胡爲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入于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韓絳：君臣之義，愛樂同之，苟皆懷歸，誰任其事，卿之高識雅度，輕軒冕而樂丘園，天下所知也，獨不念先帝託付之重乎？勉徇大義，勿復以言！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敕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於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於彤器之表，而卿自處於繩墨之內，未爲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元祐元年七月十二日）

敕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詞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場之議，既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爲詞，而况並奉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

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救書（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救韓絳：朕申命日官，逆推嗣歲，眷子共理，頌此成書，勉勸農功，毋違時令！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

四日）

救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遠，擢貳西省，蔽自朕心。雖與聞政事，爲日未久，而歷試中外，勤勞百爲，蓋有年矣；德位惟允，人無間言，亟服新命，毋煩朕訓！

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尙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七

日）

救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惟才難之故，千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詞！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救堯俞：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風，是以擢卿爲中執法，才難之歎，古今共之，豈以小嫌，而廢大任，與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已而行義，亟服乃事，無煩固辭！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馳回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寶，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馳回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牽之視，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元祐元年十月）

肇易歲元，發新榮於萬物，仰遵慈誨，修舊好於兩朝，遠飭使軺，肅將禮幣，庶迎壽祉，式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元祐元年十月）

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隣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論陳。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青詞齋祝文

伏以期年以來，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疾疫將興，農末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敢祈春臘之交，沛然雨雪之賜，願均介福，敷錫羣生！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癘將興，麥辨就稿，分命守土，告於有神，下民其咨，天聽不遠，毋愛同雲之澤，以成盈尺之祥，苟利於民，敢忘其報。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有敕：朕之元老，生以茲辰，實為邦國之華，豈獨閨門之慶，故命爾息，往宣余懷，仍分廐庫之良，以助子孫之壽！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加籩之禮，式頒寵數，以示至恩。

送伴正旦使副弘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元祐

元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塗，遠犯風埃，恩勤跋履，勉加鞭策，卽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

有敕：卿等來脩舊好，克備多儀，既陛見以告辭，將駕言而反命，載嘉勤勩，宜錫燕私。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元年十一

月）

覽表具之道有行藏，時有用捨，歲不我與，難以智求，道之將行，豈容力避？大言大利，固當安而受之；小行小廉，非所望於卿者，成命不再，可無復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旣穫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歲首奉觴，禮成復命，改轅北道，弭節近藩，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駟，方改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益重眷懷，往伸燕餞。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

一日）



有敕卿等遠飭使輶來脩鄰好屬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兼陳於曜殿恭因省侍具述來音感懌之懷言宣莫罄

皇帝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東風協應感祖歲之更新遠使交馳崇歡言而講舊粲然禮幣申以書詞欣懌之深敷陳罔究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方面重寄無逾老成丘園歸休難遂雅意特頒珍劑以示至懷方此沍寒益加調養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卽欽承毋煩退避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

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人使赴闕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弭節近郊乃眷勤勞良深軫念特頒燕衍以示惠慈

## 卷二

皇帝爲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謝舒長於測景，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爲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祲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陝於銅雀，涕慕空深！

皇帝爲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饑於寒，復興嗣歲，望寢園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謚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萬宇，永瞻帝所之樂，坐起堯牆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皇太后殿夫人爲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葦桃在戶，徒講三朝之儀，椒柏稱觴，無復萬年之壽，恭惟謚號皇帝，功施無外，德洽有生，隨鼓漏於寢園，莫親饋奠，望衣冠於原廟，空極涕流！

皇帝爲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旣成春服，時方禋洛之初，祗謁寢園，古有薦鮓之禮，恭惟謚號皇帝，配天立極，如日載陽，仰餘澤之旁流，致羣生之遂茂，光靈愈遠，涕慕空深！

皇帝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寢廟告成，永動廓然之感，柏城森列，遽興拱矣之悲，恭惟謚號皇帝，澤浸函生，慶垂後裔，配天無極，奉護訓以長存，示民有終，悵神游之安在，恭脩祥奠，莫訴哀誠！

皇帝爲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

伏以追號岡極，實抱終身之憂；祥禫有期，蓋迫先王之禮；恭惟諡號皇帝，睿明照世，神智自天，雖清廟肅雍，瞻之莫見；而威顏咫尺，凜然常存，悲慕之深，華夷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伏以輿馭上賓，日以遠矣；隙駒過邁，祥而廓然；恭惟諡號皇帝，道始家邦，化刑夷夏，天地之運，固代謝於陰陽；草木何知，徒興悲於霜露，莫親饋奠，惟極哀誠。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日  
敕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祠館，付以留籥，使士有所矜式，民有所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疎遠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日  
敕孫固，卿英宗所擢，以遺神考，乃眷舊學，用之西樞。朕卽位二年，未見君子，每惟圖任舊人之意，常有越在外服之歎，矧欲辭位而去，遂安丘園哉？三川重鎮，務舉大體，簿書期會，則有司存，優遊卒歲，可以忘老。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二十五日

敕孫固，廊廟之舊，歷事三朝，名德並隆，如卿者有幾，無故釋位，其謂朝廷何？卿旣自爲謀，亦爲乃后謀之，勉遵前詔，以慰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

救孫固朕永懷三宗，追用其人，所以尊禮慰藉其意者，自以爲無失矣；而卿浩然懷歸，若不可復留，何哉？勉徇大義，毋違朕志！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服勤疆場，賦政兵民，言念劬勞，實分憂顧，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在京諸宮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慶！伏以：密音如昨，新穀再升，望仙馭於帝鄉，陳法筵於淨宇，人天來會，共脩最勝之緣；梵釋同游，永錫無疆之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久去廊廟，出臨江淮，綏懷流亡，肅遏寇盜，遠惟勤瘁，特示撫存。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壽祺！救清臣春之方中，月後幾望，篤生王國之彥，蔚爲廊廟之華，神旣聽於靖恭，民亦宜於愷悌，膺我慶賜，永綏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慶！伏以：恭承仙馭，奄宅殊庭，擊海宇以駿奔，儼人天之景從，願同日月之照，少答神民之心，乃眷新官，永垂餘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喪期有數，方歎於壑舟；法海無邊，聊資於岸棧；有嚴祕殿，恭啓淨筵；時御六龍，徘徊宮闕；永同千佛，陟降人天。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  
有敕：卿屬尊望重，德厚慶隆，方誕育之令辰，有匪頌之故事，克膺壽祉，永服寵光！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雖絕名言，文武重光，已新崇構，下慰華夷之望，仰慕天日之容。將往宅於靈宮，永懷攀慕；願少安於祕殿，無盡瞻依！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藩服，載協謨彌之旦，光膺積慶之餘，特示寵頌，永綏壽祉！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爲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喪期之不留。爰啓淨筵，以資冥福；願登大覺，永濟函生！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爵齒旣隆，德望斯稱，載更誕日，胥慶家庭，式侑燕私，以資壽祉！

內中神衛殿張柱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優如在位，威不違顏，雖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無極！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撤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伏以俛就終喪，禮常卽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攀慕若疑，追懷罔極。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二月）。

有敕汝等觀光上國，述職遐方，屬茲改火之辰，想有懷歸之念，宜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元祐二年二月）。

敕忠彥朕嘗覽閱古之圖，觀宗臣之文，俯仰今昔，有概於心，會中山闕守，差擇人門，卿庶幾焉，勉副朕意，何以辭爲？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尚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

敕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嶮，金石之節，終始惟一，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職事煩簡爲輕重哉？君子出處朝廷之大事，而風雨寒暑，膚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髣髴，笙簫遠，腸斷屬車音，離宮春色瑣瑤林，雲闕海沉沉，遺民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弈弈祠宮，巍巍天象，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如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鑒，下燭微誠。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青詞（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天鑒不遠，誠感則通；方寶構之肇新，宜真游之降格；具嚴法席，高咏靈篇；內安清淨之居，外錫烝黎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元祐二年二月十四日）  
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尚答神民之望。爰開法會，庶款真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齋文。  
伏以祠宮風啓，真室告成；仗勝會於佛僧，導靈游於梵釋；更推餘祉，旁及含生。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十三日）  
敕堯俞：負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虛己，樂聞嘉猷。乃者水旱連歲，民流未止；賊盜將熾，財力靡敝。卿既欲圖實効以酬恩，朕亦將考所言以貴實；偃息藩郡，豈所望哉？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七日）  
期年以來，水旱作沴；振廩同食，冠蓋相望。已責勸分，公私並竭；惟待一熟之麥，以蘇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春，苗將秀而不實；願惟冲昧，有失政刑，感傷陰陽，延及饑寡。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神聰明，毋愛膏澤，則民有息肩之漸，神無乏祀之憂。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元祐二年三月）  
敕韓絳：春夏之交，寒澳相沴；起居之節，調適爲難。眷于元臣，久勞于外；宜加存問，且錫珍良。勉蹈至和，以符眷倚！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救茶藥（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敕馮京：卿以篤老，久勤外服；留籥之重，擁髦而東。蒙犯氛埃，徒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勉遵時令，以副眷倚。

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韓絳卿擢自祖宗，輔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聳聞，與其置之一方，勞以民事，不若歸安闕下，式瞻儀刑，請  
老閑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豈不能。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韓絳為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為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以系  
民望，釋負荷於留籓，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朝著。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舊德為宜，勉即征途，以答民望，往頒珍劑，詔示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元巨，既飭還車，宜頒珍劑，尚加調養，以副眷懷！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早暵既久，麥禾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寬我憂危！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甚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頌濡之  
功，指願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馳回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詔：向遣行人，往賻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饑饉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廣上天之仁，招呼羣龍，時賜霑澤，罔以不德，而廢其言。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惟德弗類，致常暘之災，斯民何辜，有荐饑之懼，旬浹不雨，麥禾皆空，口省再三，夙夜祇慄，引領雲霓之望，援手溝壑之餘，既窮之詞，其忍弗聽！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卽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羣策，旣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循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勉思厥職，以答民望！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旣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爲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柱石本朝，著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敕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况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修途，觀光上國，宜頌燕勞，以示恩私。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官觀小郡差遣不允詔（元祐

二年四月三日

敕公孺朕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以卿耆老練達德宇淵靜秦又舊治吏士服習臥護諸將無以易卿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

奉侍有年肅雍靡懈今其亡矣良用惻然沒而有知來舉茲奠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

盡瘁內職歸全近郊既掩諸幽往致斯奠責其窳窳極爾哀榮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天人之交應若影響雨暘不順咎在貌言失之戶庭害及寰宇求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民病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微膳猶當許其自脩悔禍轉災庶或救之將墜於神蓋反掌之易而民免擠壑之憂仰瞻雲霓待命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乃者當暘為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已寧丁我躬求哀籲天並走羣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于民敢廢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伏以常暘為災歷時愈熾秋穀未藝夏苗將空天意未回佛慈所愍願以不思議智力大解脫神通時興法雲普賜甘澤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等慈應物，不倦於禱求；神智無方，何難於膏澤？早疹既弭，農民其康。仰惟不宰之功，豈待有爲之報？爰修淨供，少達純誠。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伏以肇新寶構，祇奉睟容，修妙供於珠庭，結勝緣於淨衆，真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舍生，悉蒙餘祉。

賜外任臣寮進奉輿龍節馬詔敕書（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敕韓縝誕彌之慶，遠邇攸同，眷惟外服之良，來效右牽之禮，言念誠恪，不忘歎嘉。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卿以膝下之養，爲宗人之法；古之爲政，孰大於此？而欲以親辭職耶？其益修厥官，以稱吾意！」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所治雖簡，而所寄甚重。卿爲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慶瓜稂之茂，而欲觀麟趾之應，益勵厥職，無棄爾成。

永裕陵脩移角榭門戶柏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

園寢之奉，巡行以時，增植所宜，卜云其吉，先事而告，亦禮之常。

永裕陵脩移角榭門戶柏窠祭告土地祝文

園寢之奉，栽植以時，惟爾有神，寶嚴所守，敢祈昭鑒，永底平寧。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遠涉脩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頌燕衍，以示眷懷。

### 卷三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受顧命，弼予冲入，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祥除之初，念我聖祖，所與共政，不忘舊人，而卿博學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慎，不見過失，力引求去，爲之惻然！勉留輔子，益祇厥服！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朕卽位二年，水旱繼作，致災之故，實惟冲人，旣延及於無辜，復貽憂於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實欲深念厥咎，豈徒見之空言，而雨不崇朝，農猶告病，欲徇來請，惕然未寧，其一乃心，勉正厥事，毋重朕之不德，以答天之深戒。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旱暵之罰，自冬及夏；天之降災，如此其久；則夫致災之道，豈一日而然哉？雖力行罪己之文，尙恐非應天之實；而卿等以膚寸之澤，遽欲卽安，覽之惕然，未敢自赦，其交修不逮，務盡厥誠。期茲歲於有秋，雖復常其未晚。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

德有愧於動天，敢辭屢請；道無私而應物，豈間微誠。霽一雨以咸周，起三農於旣病。仰承靈貺，莫報深仁。

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旱暵爲災，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霽澤以時。蓋至道之無私，豈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綜轄樞機，雍容廊廟，義當體國，謀豈先身。往喻至懷，少安舊服。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敕書（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敕彭允宗族居裔壤，心慕華風，來脩任土之儀，遠效充庭之寶。較惟勤悃，良用歎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元祐二年

五月十二日）

有敕：卿力辭繁劇，歸卽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醴，以勞駢駢。

神宗皇帝禪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

寒暑之變，忽焉再葦；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卽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神宗皇帝禪祭皇帝親行祝文

旣祥之餘，徒月而吉；迫於先王之禮，徒有終身之憂。瞻仰聖靈，伏深感慕！

神宗皇帝禪祭皇太后親行祝文

喪期有數，禫月告終，哀雖未忘，禮弗敢過；追慕之至，中外所同！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常欲損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旱災，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甚媿于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霆，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脩明其事，何以責應于天？永思其終，無忘訥誨。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允批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德積無素，民罹其災，精誠莫通，禱不時應。雖蒙膏澤之報，僅救焦枯之餘，勉徇來衷，猶虞後患。其謹視盜賊，勦却流亡，益務交脩，以裨不逮！

景靈宮天興殿開陶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神游之庭，井泥不食，日辰之吉，浚治以時，諗爾明靈，庶無悔咎！

賜新除尙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劉摯：朕昔聞卿言，今任以政，已試之效，見於事功。廊廟闕人，以次選用，宜其右不宜其左，能於昔不能於今，豈有是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王存：朕歷選百辟，試之以事，惇厚而文，剛毅而和，更涉變故，德守不移，無逾卿者。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朕非以是富貴卿也，其何以辭？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宜是寵頒，以綏壽祉。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垂及都門；遠涉暑塗，想懃行李。式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敕堯俞：速塞三黜，栖遲十年；士無賢愚，爲國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久廢之中，用卿於期年之內；天下拭目，欲觀所爲；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使郡而求去。豈獨於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曹，以全大節。

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有敕：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十一日）

月十二日）

士有品目，定於僉言器之廟堂，蔽自朕志。豈有僉言既穆，朕志不移，而用過謙之詞，反已成之命，亟服乃事，宜無復云！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爲國不患於無人，有人而不用之爲患。事君非難於辭寵，居寵而無媿之爲難。吾之用卿，計已審矣。卿之自信，又何疑哉？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况宮庭之間，母子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作。卿等謹於率禮，篤於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願未深明吾意，三復太息，難於聃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飾，故禫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眩目之具。哀旣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遏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徙月。金石在御，側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愛，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朕少遭閔凶，僅畢祥禫；雖僥就企及，非以過制爲賢；而創巨痛深，不能以禮自克；觀過其黨，聖人許之。禮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誠重違國老之忠告，姑欲盡人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吾聞聖人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號爲樂也；損己裕物，畏天檢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獨遇災而一發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異輔我，願不美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韓絳向以宏才，臥護化道；凡斯民之利病，蓋一方之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容而造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徒以精神折衝，非以筋力爲禮；游神道館，擁節家庭；於卿同告老之安，而國有宜賢之美；勉自輔養，期於少留！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敕純仁，卿天資文武，世濟勳勞；載嘉誕日之臨，豈獨私門之喜；宜膺慶賜，以介壽期！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

九日）

吾之本性，以清淨寂寞爲樂；雖在平日，無游觀聲技之念；矧艱難之後，哀疚之餘，中夜以興，方食而歎；將不堪其憂者，豈有意於樂哉！雖欲勉從，未能自克；忠告屢却，愧歎兼深！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鍾鼓以尊和，羽籥以飾喜，譬之飲食之節，適於口體之宜。今衰麻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二表請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上順帝則，下酌民言，處以無心，期於寡過。卿等以為協氣既應，羣謀僉同，若固違典禮之常，恐莫慰天人之望。遇災而懼，昔者非以為謙，聞義則遷，吾亦豈敢自必。勉從故事，以副嘉言。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銀鈔羅錦被褥等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來講鄰歡，徒馭少休，舍館既定，首膺寵錫，當體眷懷。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一日）

夫以天官之貳，治夏卿之選，簿書繁重，條格紛委，苟非其人，則士之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朕難其材，不以輕授；卿有應務之敏，而行之以勤，有守官之亮，而濟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辭為？

賜皇叔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有敕：卿屬尊魯，衛德重閭，每臨載育之辰，永錫無窮之慶，宜膺寵數，以介壽祺。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歸途，再離秋暑，駕言近郡，少憩旋車，宜示眷懷，往頒燕俎。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敕書（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敕劉昌祚汝承流外服雅意本朝爰因載誕之辰遠致同寅之禮眷惟忠蓋良極歎嘉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賀坤成節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抗旃脩好馳傳及疆遠涉暑途實勞驂馭特加存撫式示眷懷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敕安燾人才之難從古所歎圖任以舊爲國之常卿以瓊異之資荷艱難之寄勲勞靡懈望實愈隆雖云超陞不改疇昔徒以任之既久則責之宜專知無不爲乃所望於卿者卑以自牧亦何補於國哉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

十八日）

有敕卿以棟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十四

日）

覽表具之論材考德聖人所以公天下難進易退君子所以善一身權之以義孰爲輕重訓兵論將威懷戎狄卿以是事上豈不賢於逡巡退避也哉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

日）

覽表具之德稱其服臣主俱榮食浮於人上下交病朕之爲天下慮甚於卿之自爲謀也思而後行有出無反成命不再卿毋復辭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五日）

有敕：卿以舊德，簡在朕心。成命既孚，僉言咸穆。宜卽祇受，毋煩固辭！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爲

築蘭州西荆堡成下同）

敕孫路：宣力計臺，悉心邊政，相視衿要，繕完保障。訖用有成，不愆於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爲臣，必厚其禮。而况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兼將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僉言惟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冲之私！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敕惟耆老成人，雖或謝事，耄期稱道，終不忘君。其在丘園，豈殊廊廟。嘉猷入告，卿其不易此心。大事就訪，朕亦敢忘斯義。命秩之數，典冊之文，不如此無以慰朕心，而答民望。國有常典，卿毋復辭！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日）

有敕：卿等抗旌來聘，已事言還。方次邊城，少休候館。宜頌宴俎，以勞歸驂。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忠存體國，義切戴君，結妙果於三乘，祝慈闈之萬壽，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致命寶隣，出游禁籞，爰敦射事，以佐賓歡，宜旌審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脩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錫餼牽，以昭寵數。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申講隣歡，既執贄以造廷，亦展幣而成禮，宜加寵錫，以示眷存。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翊績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

一日）

有敕：卿等同竭忠嘉，助成孝治，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荐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汝等款塞觀光，趨庭效貢，屬誕彌之稱慶，均燕行以示慈，祇服寵嘉，式旌忠恪。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

十二日）

有敕：卿等同罄純忠，力脩勝果，用祈慈壽，既徹梵筵，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

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表率宗盟助成孝治祝延慈壽仰扣佛乘既畢梵筵宜加寵賚。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乃心王室同輸欲報之誠稽首佛乘共祝無疆之壽既成法會宜示寵頒。

賜皇叔楊王荆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德冠邦家義兼臣子脩勝緣於西竺祈壽嘏於南山宜有寵頒以成法會。

賜新除依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元祐二年七月

八日）

民心；  
救：朕子養兆姓，囊括四方，譬之於天，豈吝膏澤？卿守藩滋久，事上益虔，高爵隆名，極其榮顯，庶緣大寵，以服

有敕：卿等講成聘禮，歸次都門，復此少留，逝將言邁，宜頒餞學，以寵行驂。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六日）

嘉月令辰，篤生壽母，珍函重幣，交慶寶鄰，已恭致於德音，復欽傳於慈旨，其為感懌，未易名言！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元祐二年七月）

四牡載馳，遠勤於使介，尺書為問，申講於鄰，歡方履素，秋克膺純福，益祈保護，式副願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元祐二年六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眇冲，亦敢忘於寢顯？將奉寶冊，率循舊章；涓日甚夏，先期以告。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眇冲，亦敢忘於寢顯？將奉寶冊，率循舊章，徼福于神，先期以告。

賜前兩府并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元發歲將瑾戶，工告始裘，宜頒在筭之珍，以示維藩之寵服之安煖，體我眷懷。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并總管鈐轄至使臣初冬衣襖敕書

敕馮潔已王事靡盬，日月其除，屬霜露之戒寒，待衣裘而卒歲，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諸路蕃官并僊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

敕賸職在捍邊，志常面內，屬此嚴凝之候，宜均輕煖之恩，服我寵頒，益思忠報！

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察等初冬衣襖都敕

敕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挾纊之惠。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

二日）



頃詔有司，恭脩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游之來復；願垂昭鑒，及此良辰！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工奉安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幄坐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游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

賜西南羅蕃進奉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敕汝世爲要服，時款塞垣，志慕華風，來脩職貢，載惟忠恪，良用歎咨！

## 卷四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察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等風分邊寄，深識虜情，屬此盛秋，勞於警備，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熙河秦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持節宣風，久分憂寄，調兵足食，想極賢勞，宜有寵頒，以彰眷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釋政廟堂，均勞方面，兵民之重，綏御實勞，往諭至懷，仍加寵賚。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惲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六日）

有敕卿棣華勳慶，桐葉分封，載臨震肅之辰，特致壽康之祝，其膺寵錫，以介神休。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尙書李常乞除公邊一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

二日）

敕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鬪，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治癘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纆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尙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耄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呂公著詔即改云：惟彥博與卿而已。）方資其著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略，無益之儀，毋或固詞，以稱朕意。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于茲，百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鑿物，心且不勞，而况於力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有抱火措積薪之懼，正賴多士協爲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膂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爲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况邊鄙未

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宰相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有敕：全德之老，朕所仰成，大義未安，卿當畏去，純忠所激，微疾自除。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

敕蘇頌：朕惟左右正人之求，甚難其選，以爲直亮多聞之益，宜莫如卿。方虛懷於至言，豈曲從於遜避？亟服乃事，毋煩固辭。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詞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羌戎，渭橋夾道千君長，猶是建元功。西瞻溫洛與神松，蓮宇照瓊宮，人間俊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

荀子（元祐二年）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準內降指麾，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座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董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閱老臣，眷眷不已，過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

臣未敢撰。取進止御寶批依奏脩撰，允所請批答進入。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卿義重股肱，望隆堂陛，陸廉遠則堂皇峻，股肱逸而元首安，故出異恩，特鑄苛禮，而卿深執恭異，力守典刑，確然自陳，義不可奪，勉從其意，愧歎于中。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爲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以爲旣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己，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又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之在位，爲德與民，朕意不移，徒煩屢請，速起視事，毋復固辭。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元祐二

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脫屣軒冕，頤神丘園，不爲絕俗之高，愈篤愛君之意，喜聞冊號，請覲內廷，在臣子之誠心，卿爲盡

飾；願筋骸之未禮，吾所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敕宰相之責，綏靖四方，羌人既俘，士氣益振，長轡遠馭，方資老謀，卿不強起，孰卒吾事，近以二老之故，創臨拜之禮，而彥博執謙不同，朕既從其請矣，卿起就位，復何疑哉？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威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眷于母弟，誕慶茲辰，載詠斯千之祥，宜均既醉之福，祇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辭免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勳德愈高，謙恭不伐，盡事君之禮，忘屈身之勞，重違嘉言，特寢前命。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皇太后

種羌叛換，西鄙繹騷，首出偏師，遂擒元惡，安邊之喜，與卿等同之。

皇帝

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

八月二十八日入內高班蔡克明傳宣取批答宰臣以下賀生獲鬼章表

太皇太后

國家偃兵息民，函養中外，鬼章無故犯順，神人棄之，雖廟社無疆之休，亦將相一心之助，封章來上，嘉歎不

忘！

皇帝

朕上承慈訓，下盡羣策，務漸寬於民力，本無意於邊功。既狂狡之就擒，知休息之有日。再聞來奏，嘉歎於中！

賜皇叔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卿執德惟一，守禮不回，不以坐論為安，而以拜上為泰。使朕不盡養老之意，而卿得畏威之道，勉從其志，嘉歎不忘！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君之視臣，譬之手足，方貴其大，不強所難。而卿深執謙恭，力求避免，深惟孔子事君盡禮之義，曲從其請，以傲情瑜。

熙河蘭會路賜種諲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元祐

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俾！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位隆將相，德重宗藩，方秋律之既深，紀門弧之多慶。宜膺寵錫，以介壽祺。

撫問劉舜卿兼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卿輸屏西服，咸懷種羌，嚴兵盛秋，得雋戎落，特遣勞問，仍示寵頒。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職事出按邊防，屬此軍興，想勞心計，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儒臣，習知疆政，王事靡盬，周爰咨謀，宜有寵頒，以旌勲瘁。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穆神考，陟配在天；有嚴祠宮，從祀我祖。時日協吉，聖靈其安；寵綏後人，永錫純嘏。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皇在天，丕冒下土；矧此山陵之近，顧瞻兩都。宅於崑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會聖宮改爲真館）  
祇奉睟顏，願追梵釋之遊。（會聖宮改爲仙聖之遊）永答人天之望！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懼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  
旣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蝥蟻，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  
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  
網。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頽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郵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脩戎略，務在  
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者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冲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疲於朝會，勞於應物，一也；功成身退，欲享其樂，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傑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闕，一也；弼亮四朝，更涉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爲國休戚，三也。吾方盡養老之道，殺禮以優賢，廟堂之上，猶有足樂，則夫卿之欲去者可回，而吾之必留者，蓋不可易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九日）

有敕：朕上承慈訓，下酌民言，秉國之成，非卿莫可來請，雖切，朕意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業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有敕：卿肇重百辟，咸聞四夷；進退之間，輕重所寄；毋煩屢請，朕命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日）

敕彥博：卿求退之意，著於士民，執謙之心，信於天地，勉當委重之託，初無懷祿之嫌；大義苟安，細故可略；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敕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詞；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橋山永望，莫瞻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真馭。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綏馭兵民，布宣條教，眷惟忠藎，想極劬勞；屬此早寒，各宜厚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元祐二年九月十七日）

原廟告成，神游旣奠；雖聖靈之無礙，對越在天；從世法之有爲，歸依於佛；普願幽明之域，悉登淨妙之庭；集此勝因，以賞仙馭。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念此脩塗，喜於入境，宜加燕勞，以示眷存。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佛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興靈宇，以奉神嬉，閱惟冲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人天之望。

沿路撫問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鄭州

有敕卿等恭持使節，祇事祠官，遠涉郵途，實勞啓處，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鞏縣

有敕卿等出使別都，展儀原廟，衝涉微凜，勤勞遠途，體此眷懷，宜加調衛！

西京

有敕卿等暫去闕庭，服勲郵傳，奉祠之重，率禮爲勞，已事過歸，式符眷遇。

賜副僕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敕流澤之深，積慶之厚，嘉此良日，篤生賢王，受茲多儀，永錫難老！

永裕陵十月旦表

戒寒墜戶，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諡，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元

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既成原廟復奠神游乃眷元臣往嚴盛禮宜均燕衍以示眷存

賜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工部侍郎蔡延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 (元祐二年九月十六日)

敕延慶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試之效藹然有聲今若予工宜有餘力夫游刃肯綮尙不辭難退食委蛇豈當告病膚理微疾行當自痊勉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賜馮京職雖在外忠不忘君集勝妙之良因致壽康之善禱眷言誠盡良極歎嘉

十四日)

賜趙君奭相好妙嚴衷誠傾盡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

趙州賜大遠皇帝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隣歡載講使節甚華永言郵傳之勤適此風霜之候宜加寵賚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遠皇帝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載馳遠道良苦祁寒豈無藥物之嘉以輔寢興之節宜膺寵錫尙體至懷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井應天禪院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雨霜隕籜感閉塞於天時收濟滌場思艱難於王業恭惟尊諡皇帝禹功紀地堯則惟天威加四夷尚餘肅物之凜仁及萬彙永同挾纊之溫省奉無期瞻懷靡極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兪等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有敕：卿以武略過人忠義思報焚蕩虜境宣明國威特示寵頒以觀來效。

賜尚書左丞劉摯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敕劉摯律協應鍾辰集析木實生俊輔休有令名膺我寵章以介眉壽

### 卷五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嵩洛之間山陵所在嚴道釋之淨宇奉衣冠之別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敢徵福於羣聖庶疏祉於含生仰叩真靈冀垂昭鑒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

祇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崧洛之靈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

賜涇原路經略使井應守城禦賊漢蕃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效戎虜逆天無故犯順忠義所激戰守有方犄角相望示以形勢犬羊自遁亭候無虞爰念勤勞不忘嘉

歎！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彥博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允爲廊廟之華，豈獨闈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白備驛御筵井撫問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華節，冒履薄寒，眷言郵傳之勤，少樂燕嘉之賜，往申寵問，式示眷存。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元

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儒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爲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元祐二年）

寒律既周，誕辰載紀，恭被慈闈之誨，倬脩慶幣之儀，永介壽康，式符頌禱，更祈調衛，以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元祐二年）

大呂還宮，攝提正丑，載協誕彌之慶，永膺壽考之祥，臨遣使輶，往陳信幣，其爲欣禱，莫盡名言！

公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祇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

公路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井內臣等銀合茶藥敕書（元祐二年十

月七日）

敕馮宗道：建事有年，追遠不懈，屬祠宮之告具，驂日馭以邁征，往復之間，忠勞亦至，特加存問，尚體至懷！

公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

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有敕汝（卿）祇率官常往嚴像設，屬此寒凝之候，眷言往返之勞，式示寵綏，特加優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宮觀并諸陵青詞

齋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分

命邇臣（諸陵改「分命邇臣」字作「分命有司」）恭致成事，仰祈昭鑒，永錫鴻休，無任懇禱之至！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祭諸神廟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

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分

命有司，往告成事，庶祈靈祐，永保鴻休！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伏以長樂告成，光動紫宮之象，清都下照，誠通絳闕之儒，祇卒多儀，肅陳菲薦，永惟慈孝之本，瓦享天人之

心，介萬壽之無疆，錫五福之純備，無任懇禱之至！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卿勳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儲河嶽之靈，宜享喬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賜南平王李乾德歷日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敕乾德眷彼海隅，被予聲教，宜有王正之賜，以爲農事之祥，動卹遠民，以問嗣歲。

永裕陵十一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曆，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覩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正旦書（元祐二年）

歲聿肇新，鄰歡載講，恭被慈闈之誨，遠通慶幣之誠，益冀保頤，永綏壽嘏！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三陽朋來，慶二儀之交泰，兩朝繼好，納萬民於阜昌，申敕使車，肅將禮幣，願符善禱，永介純釐！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公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守禦邊疆，憂勞夙夜，屬茲寒江，想各康強，特示眷存，往申勞問。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依前中散大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

十月十八日）

敕安石：士出身從仕，少壯陳力，耆老守節，朕必有以寵綏之。卿逮事四朝，歟歷中外，號稱良能，不見過失，書聞之拜，衆以爲宜，無復固辭，以遂成命。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元祐二年十

月八日）

敕安禮：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臣，惟自神考，出入中外，厥聲藹然，朕豈欲其遠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難其選，知卿篤於忠義，當不以遠近爲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愛，往安吾民，以稱朕意！

撫問知河南府張璟知永興軍韓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輟自廟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顯養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歲事將畢農工旣休永言乘傳之勞未遑退食之佚勉加輔養尙副眷懷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元祐

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或輟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

年十月一日）

有敕乃眷賢王惟予介弟篤生茲日流慶方來往致予言以爲爾壽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卿等久勲輶傳遠涉風埃旣漸邇於中邦方少安於候館往頒珍劑以示眷懷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恭修鄰好遠慶誕辰眷惟授館之初益喜造朝之近往申問勞式示眷存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篤脩鄰好言念乘輶之久欣聞入境之初式示眷存往申問勞

元祐三年春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一（五言）

蕩蕩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

其二

賜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其三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其四（七言）

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掛闕農祥正，父老相呼看藉田。

其五

昨夜東風入律新，玉關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湟凍，得共中原草木春。

其六

翰林職在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不待驚開小桃杏，始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瓊刻春何力，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覆載本無私。

其二

小殿黃金榜，朱簾白玉鈞。一聲雙日蹕，春色滿皇州。

其三

仗下春朝散，宮中晝漏稀；  
兩廂休侍衛，應下讀書幃。

其四（七言）

五日占雲十日風，  
勞勩終歲爲三農；  
春來有喜何人見，  
好學神孫類祖宗。

其五

共道十年無臘雪，  
且欣三白壓春田；  
盡驅南畝扶犁手，  
稍發中都朽貫錢。

其六

不獨清心能省事，  
應緣克己自消兵；  
傳聞塞外千君長，  
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寶冊瓊瑤重，  
新庭松桂香；  
雪消春未動，  
碧瓦麗朝陽。

其二

瑞日明天伏，  
仙雲擁壽山；  
倚欄春晝永，  
金母在人間。

其三

朝罷金鋪掩，  
人閑寶瑟塵；  
欲知慈儉德，  
書史樂青春。

其四（七言）

仙家日月本長閑，  
送臘迎春豈亦然；  
翠管銀罌傳故事，  
金花綵勝作新年。

其五

彤史年來不絕書，  
三朝德化婦承姑；  
宮中侍女減珠翠，  
雪裏貧民得袴襦。

其六

邊庭無事羽書稀，閑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五言）

葦排猶在戶，椒柏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其二

甲觀開千柱，飛樓擢九層；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觚棱。

其三（七言）

孝心日奉東朝養，儉德應師大練風；太史新年瞻瑞氣，四星明潤紫宮中。

其四

九門挂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閑；崇慶早朝銀燭下，佩環聲在五雲間。

其五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皪殘梅尙一枝；蠶館乍欣蠶浴後，棊壇猶記燕來時。

夫人閣四首

其一（五言）

綵勝縷新語，酥釀滴小詩；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知。

其二

細雨曉風柔，春聲入御溝；已漂新荇沒，猶帶斷冰流。

其二（七言）

扶桑初日映簾昇，已覺銅蟬暖不冰；七種共挑人日菜，千枝先剪上元燈。

其四

雪消鴛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尙鎮帷；縹眇紫簫明月下，壁門桂影夜參差。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元祐二年）

誕日載臨，隣歲歲講封疆，雖遠晷刻不踰，惟信睦之交修，識情文之兩至，益深雅好，良極欣悰！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元祐二年）

嘉平紀月，震風惟時，屬茲慶使之來，重以慈闈之問，尋因省侍，悉致誠言，欣感之深，敷陳罔究！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公著卿三世將相，四朝耆老，賚我良弼，實惟茲辰，茂膺維嶽之靈，永錫如陵之壽，就頒寵數，以示眷懷。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仁以庇民，忠以衛上，誕彌之日，慶慰良深，往錫寵章，以介眉壽。

冬季撫問諸路公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分憂久外，並塞早寒，眷此勤勞，形於軫念，往加勞問，式示眷存。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敕：汝等奉琛來覲，已專言歸，式嘉慕義之誠，宜有勞還之澤，往頒燕衍，祇服恩私。

賜外任臣寮歷日敕詔書（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敕韓煊朕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曆，凡我承流之寄，共成平秩之功。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四日）  
有敕：卿等夙抗使旌，少休郊館，乃眷川途之邈，載惟驂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勲率。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衝涉，宜加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犯苦寒，來修舊好，載喜使華之近，特申郊勞之儀，服我恩私，少留燕衍。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隆節功德疏等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敕省奇等：清涼之域，僊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勲至，良極數咨！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篤修舊好，少憩近邦，屬冰雪之嚴凝，念車徒之勤勩，往加燕勞，式示眷懷。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竭乃心，久勞于外，屬此寒凝之候，永惟綏馭之勲，式示眷存，往加勞問。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有敕：卿以元老，臥護北門，寬我顧憂，想勞綏御，屬茲寒沍，益務保頤！

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解驂授館，方講於隣歡，遣使勞來，宜敦於主禮，往加優錫，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尚逸；屬此冰霜之候，眷言來往之勤，宜錫燕私，少紓行役。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劉永年汝職在蕃宣，義均休戚，旅庭稱慶，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

一日）

有敕：彌月之祥，敷天同慶，眷股肱之畢力，延釋梵以祈年，申以寵頒，助其愷樂！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

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修淨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勤意。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以弼亮之重，散勞王家，因誕慶之辰，修崇法會，宜頒芳旨，以示眷存。

賜大遼賀興龍節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就館，已觀車騎之華，奉幣造朝，復歎威儀之美，就加寵錫，以示眷勩。

賜大遼賀興龍節十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奉幣講歡，造廷稱壽，嘉禮儀之閑習，宜寵錫之便蕃，受此珍甘，以旌眷遇。

賜大遼賀興龍節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使事既終，陸辭而後，少休賓館，將整歸驂，特示至懷，更頒嘉燕。

賜大遼賀興龍節瀛洲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已修舊好，復改北轅，雖候館之少休，眷歸途之尙邈；往頒燕俎，以示至懷。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之：純祖宗之文章，與典謨訓誥，並寶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人懦，窮困抑塞，至無所訴，朕專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蓋以德選也，其深識此意，勿復固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指期夙駕，歲寒遠道，良用軫懷，宜有寵頒，以旌勤瘁。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禘，志存忠愛，先期誕月，歸命佛乘，茲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懷四方之志，挾五善之能，終日射侯，於是觀禮，宜申寵錫，以佐賓歡。

### 卷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荆館却回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聘事已成，征驂言邁，往餞於館，以華其歸，仍有寵頒，式昭厚眷。

永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

具嚴淨宇，祇奉寢園，眷惟焚燎之餘，少緩增修之役，仰祈昭鑒，永底燕寧！

永定院修蓋舍屋祭告土地祝文（元祐二年十一月十日）

伏以向因遺燼，延及淨祠，爰擇良辰，以興衆役；宜茲遣使，昭示有神。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守藩西域，慕義中華，聞踐祚之新，來致梯山之貢，眷言忠恪，良用歎咨。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遠馳信便，來效貢琛，載詳重譯之言，深亮勤王之意，益隆褒賜，以答忠誠。

賜諸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霜露荐至，衣褐未周，念我遠臣，何以卒歲，往均安燠之賜，尚體眷懷之深。

賜外任臣寮進賀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敕：曾布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閱充庭之寶，式將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皇太后皇太妃受冊馬詔敕（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

敕：曾布典冊，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六日）

敕：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效充庭之駿足，慶冲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

賜資政殿學士知鄧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韓維廟堂均逸，遠不忘君，駟駿在庭，儀名於物，載惟忠盡，良極歎咨。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捷進奉謝恩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  
敕郭遠惟卿耆老，漸就退閑；不忘戴主之誠，遠效充庭之駿；載嘉忠蓋，良極歎咨。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綵布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敕彭儒武汝世能保境，志在觀光，遠修任土之宜，來備充庭之寶；載惟忠恪，良極歎嘉。

接伴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並駕使輶，遠敦隣好，屬風霜之凝冽，歷川陸之阻脩，宜示眷懷，特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久勤輶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遠乘使傳，來講隣權，屬此沍寒，尙勤行役，往加問勞，式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遠慶春朝，篤修隣好，永惟使事之重，遂忘行役之勞，既極歎嘉，宜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祖歲向晚，脩途苦寒，方趨造於會朝，未卽安於舍館，往如恩錫，增重使華。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方次州封，念此寒凝，艱於涉履，特申寵錫，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修聘事，來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勲，宜有中途之賜，受茲珍品，喻我至懷。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犯寒遠道，弭節近邦，少休夙駕之勞，式示加蓬之惠，服我寵數，以增使華。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改轅北道，弭節近邦，眷言行役之勞，宜有燕私之寵。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

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駙馬改爲戚藩）志存忠愛，先期誕月，歸命佛乘，逮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

日）

有敕：誕彌之慶，綿宇所同，矧我臣工，方茲燕喜，宜有柔嘉之賜，以成豈弟之醴。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位重戚藩，望隆耆德，歸誠覺苑，增祝壽山，宜有寵頒，以昭厚眷。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

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脩淨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勤意。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元祐二年十月二十日）

伏以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宮復來於七日，君道寢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遍

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學西清，日將旦而羣陰伏；裔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識三靈之陰贊！如川方至，受命無疆！妾等待罪掖庭，備員婦職，共慶一陽之節，敢陳萬歲之觴！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消長有時，候微陽之來復；賢愚同慶，知君子之彙征；德化所加，神人並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縱，慈儉身先，振河嶽以不傾，地無私載，順陰陽而自化，天且不違，成功已陋於漢唐，論德蓋高於任姒，大有上吉，方獲助於三靈，既醉太平，當純備於五福，妾等職參長御，心奉慈闈，慶陽德之朋來，願天壽之平格！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矇眊奏功，驗人和於綬室；日官占物，效歲美於黃雲；慶自宮庭，澤均海宇；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內治，儀刑王家，推美國風，夙茂周南之化，考祥義易，共成坤厚之功；方迎日於三微，敢稱觴於萬壽；豈獨宮闈之願，實同中外之驩；妾等猥以微軀，被蒙慈渥，仰獻岡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誠！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佳辰紀慶，聘事告成；申勅臣隣，往就舍館；同茲衍樂，服我惠慈。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勤使傳，來慶誕辰；臨遣重臣，往頒燕俎；仍加寵錫，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銀鈔鑼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通兩國之權，不遠千里；驅一乘之傳，來慶三朝；宜有寵頒，以昭異眷。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復理歸鞍，少休輔郡；念北轅之首路，犯西陸之餘寒；往致恩勤，曾留燕衍。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遠勤郵傳，冒涉冰霜，眷言往復之勞，已次封圻之上，宜頒嘉燕，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郵傳遠勤，舍館既定，宜敦主禮，以犒馭徒，往賜餼牽，少紓勞瘁。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自去歲以來，數苦小疾，尚能勉留，以輔不逮。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趨加健，乃欲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荐饑，公私枵然，方與二三臣圖之，卿未可以卽安也。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元祐

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御命出使，徂冬涉春，適寒苦之倍常，知勤勞之加舊，勉驅郵傳，來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既勤闕庭，少安館舍，宜行慶賜，以樂春朝，往致甘芳，式華觴豆。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抗使旃，來陳慶幣，眷東風之協應，嘉上日之同歡，宜就驛亭，往頒燕豆。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方興嗣歲，既饒餘寒；嘉隣好之篤修，念使華之少駐；式頒珍異，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荆館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方啓，言念改轅之始，少留悵飲之歡；往推恩懃，下及徒馭。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寓館久勤，趨庭告去，不假壺觴之樂，曷爲徒馭之華，服我恩私，少留宴術。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歸車夙駕，屬此寒凝之末，眷言往返之勤，錫此珍芳，以將寵遇。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剪刻之工，風俗惟舊；眷皇華之在館，屬春陽之肇新，宜有分頒，以增貴飾。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出游禁籞，觀藝射侯，弓矢既均，禮儀卒度，宜加寵賜，以侑燕歡。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  
獻歲發春，方祝永年之慶；睦鄰敦好，益修弈世之歡，信幣精華，書詞溫緝；再維雅契，良極欣悰！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  
正歲履端，遠勤於華；使慈闈申慶，重領於珍；函省侍之餘，誠言已達；永惟欣感，莫究言宣！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卜年之永，恩洽於華夷；諱日之臨，感深於臣子；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經世，威靈在天，每更不樂之辰，尚

有遺弓之慕！山陵永望，雨露增懷！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章徽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懿章惠章獻明肅皇后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周南之化，刑恭儉於多方；渭北之游，極望思於原廟。恭惟謚號皇后，道應圖史，德參聖神。願明發之永懷，仰徽音之如在。載瞻園寢，想見衣冠。

皇太后殿內人爲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百年之畏，化被於無疆；終身之憂，感深於不樂。恭惟謚號皇帝，德齊堯禹，功陋漢唐。道蓋始於正家，謀方賁於燕翼。追攀罔極，慨慕徒深。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輔臣，往嚴像設。敝鳳臺之仙宇，粲輻洛之仁祠。醉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旣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

賜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生日詔（元祐二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卿以宏才與聞大政，誕日之慶，豈惟閭庭。寵錫之隆，庶延壽嘏！

竊洲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有敕：卿等來修舊好，遠冒祁寒，涉歷冬春，服勤郵傳，式頒嘉燕，以答久勞。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元祐三年正月十三日）

救趙瞻朕褒顯耆舊取其宿望養育俊乂待其成材庶前後相繼朝不乏人則堂陛自隆國有所恃方今在廷之士孰非華髮之良而卿以康強之年爲遠引之計於義未可蓋難曲從！

賜保州團練使路州總管王寶進奉戀闕并到任馬敕書（元祐三年正月七日）

敕王寶汝以選掄出分憂寄來效充庭之駭以將衛上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興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敕馮京震夙之祥旋庭稱慶歲時之會因物效誠乃眷元臣寶勤典禮多儀克舉屢歎不忘！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御恩思報因物致誠效茲乘服之良示有驅馳之志永言忠蓋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畢輪衛上之誠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忠蓋良極歎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身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羣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旣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耆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

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朕以冲眇，垂拱仰成，卿以耆老，圖任共政，無故而去，於義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難進易退，固君子之常節；久勞思逸，亦老者之至情。然心存社稷，則常節爲輕；身繫安危，則至情可奪。惟卿體國，豈待多言？苟大義之未安，雖百請而何益？宜安厥位，勿復此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一日）  
有敕：卿望重搢紳，義均休戚，如左右手，可須臾離。雖屢形於懇詞，必難移於朕意。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于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皆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工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二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子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闈，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增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二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

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臣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我心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子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子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勳如故。

卷七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六日）

敕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丘園，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間，而朕不失仰成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僉言惟允，務稱朕命，何以詞爲？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哉？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回？往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獎諭敕書（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張赴橫流之災，所在蒙害，惟吏得其人，則公私賴之。使者列上有司，不以時聞，歲月既遠，予猶汝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有敕：卿拔自循良，老於文學，禁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祇厥司，以究所蘊！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鎮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鎮：夫任天下之貴者，無自營之私，蒙國士之知者，有非常之報。矧卿德望兼重，體力猶強，方資禦侮之壯猷，焉用引年之常禮？宜安厥位，毋復言歸！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鎮三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鎮：朕體貌諸老，儀刑四方，假以方面之安，略其筋力之禮，如卿屢請，固無懷祿之嫌，而朕固留，宜有忘歸之意。今中外無事，民物小康，願恐安車之榮，未逾坐嘯之樂，朕命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荀子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志；右宰之任，非卿而誰？屢執謙詞，殊非所望！  
敕純仁：卿奉事先帝，義深愛君，與政西樞，論不阿世，昔聞汲黯之不奪，今見徐公之有常，參以衆言，蔽自朕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足詞者！  
敕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爲？  
日）  
敕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物，更練愈久，開益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顧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詞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宗愈：卿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磁久，操守不同，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羣公之言，往  
祇厥官，毋替朕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摺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  
敕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矧羌戎叛服之無常，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先帝舊學，存者幾人？意其風采之聳聞，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昔冠西樞，今貳東省，衆以爲允，義無足辭！

劄子

臣今月八日，准內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降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以禮義廉恥；若使受無名之寵，則爲待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即以介懷？既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燾力詞，正爲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進止。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安燾：卿謀國之重，歷年于茲；紀綱修明，中外寧輯。夫圖任共政，所憂者大；則久勞遷秩，亦理之常。雖固執於撝謙，恐難回於成命；往服休寵，以彰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宗愈：卿更涉夷險，踐敷中外；出奉使指，而民宜之；入治天官，而吏畏之。非獨能言者也。書不云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朕得之矣，卿其勿辭！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趙瞻：朕之進人，可謂難矣！自非耆老久次，惴惴無華，則樞機之任，不以輕授；卿之自視，何愧於斯？祇服厥

官，思所以稱而已！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遷官恩命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救安燾卿國之雋輔，位冠樞庭，以時褒陞，豈待功闕而能力詞寵命，欲以身率羣臣使廉恥相先，名器益重，勉從來請，以篤此風！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救宗愈朕之用卿，蓋聽其言，考其行事，參之公議，而斷自朕心，可謂審矣！而卿固辭不已，朕甚惑之！夫小人以位爲寵，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寵爲愛，推之而莫能去，自古以然，卿何疑哉？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年節詞語（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伏以太蔭旋宮，旣贊揚而出滯，旬芒司歷，方布德以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莠莠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誠！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年節詞語（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伏以齊七政於璣衡，天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來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舜，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天下，方肇新於歲律，宜嚮用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年節詞語（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伏以三元資始，磔攘以錢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道光瀉，納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

格於上下；儀形九御，恭儉聞於邇遐；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改轅茲始，冒寒遠涉，軫念良深。少憩近郊，復陳燕豆。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隣好，來會歲元，久涉冰塗，少休郊館，宜頒芳旨，以勞駉駢。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夫有為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為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為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搢紳，才兼文武，弼亮之選，中外同然。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彊，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爲議，則淄青慙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同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夫父子君臣之間，光明盛大如此，載之簡策，被之金石，豈獨閭門之寵，足爲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朕寡昧，不敢庶幾於仁祖；而卿忠孝，當念服勤於世官，祇率厥常，毋違朕命！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共爲民表，欽承明命，佇聽嘉謨。

賜新除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

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旣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二者！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呂，德業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求觀厥



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  
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託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次公誠於治郡，子元不如為將，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為帥守，專行羊祜之威信，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望，而小節可略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自昔先帝之世，屢歎才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羣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為國養人之意，必有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雋之老，共收文武之用。惟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宏材，久聞大政，擢升宰輔，實慰具瞻，宜速拜嘉，毋煩謙避！

賜新除依前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固非躡等之選，獨恨用卿之晚，勉徇大義，毋事小廉！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樞，出殿藩服，頃由近輔，入侍燕間，昔有未識之思，今乃日聞其語，既見君子，無論老臣，當益勵於初心，尚何詞於新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金華雋老，西樞舊臣，與政東臺，實慰輿議，祇膺成命，毋復固詞！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蹈道深遠，守節淳固，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為，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為枉尺直尋之事，夫豈有見得忘義之嫌哉？毋復過詞，往踐乃事！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纘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略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愧於允蹈，豈不賢於力辭？往服官箴，勿違朕命！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稽參衆言，蔽自朕志，西省之貳，無以逾卿，亟踐厥官，毋煩固避。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志大有遠略，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開濟，何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陸廉之增所以隆堂奧位次有敘所以尊朝廷朕既樂得於英才復以時而選用庶幾華國非以寵卿祇率厥常毋廢朕命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純忠許國雅望在人官以次升義無足避其承休寵以副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自天官擢領風憲下有庇民之意上有愛君之忠度其不以利回是故可以大受丞轄之任非卿孰宜毋復固辭以就遠業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人才之難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深體此意往祇厥官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雅望在人純忠許國既以彙進胡爲力詞宜體至懷即膺成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君子之仕也喜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結髮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爲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節，逝將力求於退避，夫豈有意於進取哉？特以雅望既隆，公議所在，方將度才而授任，固難越卿以用人，往踐厥官，毋違朕志！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朝廷用人，議論先定，不次之舉，非卿孰宜？亟服休恩，毋煩固避！

閣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有敕：卿正位三公，具瞻多士，方資坐論，以副仰成，體朕眷懷，服此明命！

閣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有敕：朕稽參衆庶，登用俊良，並建宰司，同陞揆路，祇承明命，仰副眷懷！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許諾（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嘉歎！  
敕公著多儀以隆輔弼，國之彝典，自損以信君父，卿之美志，再閱誠言之請，益彰謙德之光，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冊祝於廟，惟周之典，臨朝親拜，亦漢之舊事，大則禮重，禮重則樂備，古之道也，今卿遜避不居，自處以約，勉從所乞，以成其美！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八日）

敕孫覺，卿三居諫省，皆以直聞，蓋嘗遇事以建言，志在行義，以達道，擢爲執法，實允僉言，以卿直諫多聞，而朕開納不諱，固無觀望難言之病，豈有喪失名節之憂哉？載閱來章，甚非所望！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敕許將卿敏而好學，達於從政，出殿方國，則脩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化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亟踐厥職，佇聞嘉猷！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許將：進以經術，當詔我以安危，來自西南，固知民之利病，渴聞讜論，少副虛懷，而乃退托無能，力辭舊物，既非所望，其可曲從！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察將校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有敕：汝等愛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勞勩，各想平寧，體我至懷，受茲時賜。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涉暑途，來陳慶幣，眷言徒御，久犯風埃，往錫燕娛，少休行役。

## 卷八

元祐三年端午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一（五言）

盛德初融後，潛陰未姤時，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离。

其二

採秀擷羣芳，爭儲百藥良；  
太醫初薦艾，庶草驗蕃昌。

其三

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  
試問吾民愠，南風爲解無？

其四（七言）

西檻新來玉宇風，侍臣茗盃得雍容；  
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

其五

講徐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  
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

其六

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冰紈；  
坐知四海蒙膏澤，沐浴君王德似蘭。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漸臺通翠浪，暑殿轉清風；  
簾捲東朝散，金烏未遽中。

其二

日永蠶收簇，風高麥上場；  
朝來籍田令，菽黍獻時芳。

其三

舞羽諸羌伏，銷兵萬彙蘇；  
只應黃紙詔，便是赤靈符。

其四（七言）

令節陳詩歲歲新，從臣何以壽吾君？願儲醫國三年艾，不作沉湘九辨文。

其五

忠臣諒節今千歲，孝女孤風滿四方；不復巫陽占鄧夢，空餘仲御扣河章。

其六

長養思深動植均，只憂貪吏尙殘民；外廷已拜梟羹賜，應助吾君去不仁。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五言）

露簟琴書冷，珊瑚槃饗餌；新深官猶畏日，應念暑耘人。

其二

萬壽萸蒲酒，千金琥珀盃；年年行樂處，新月掛池臺。

其三

翠筒初窰棟，薤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鑑，瓊漿凍玉壺。

其四（七言）

秘殿扶疎夏木深，雨餘初有一蟬吟；應將羸女乘鸞扇，更助南風長棘心。

其五

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包萬里來；不獨槃中見盧橘，時於椶裏得楊梅。

其六

閔楚遺風萬古情，湘沅舊俗到金明；翠輿黃轍何時幸，畫鷁飛鳧盡日橫。

蘇東坡內制集 卷八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五言）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親蠶。

其二

雨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榴。

其三（七言）

辟兵已佩靈符小，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爲祈禳得天助，要隨風俗樂時康。

其四

玉盃沉李灑清泉，金鴨噓空裊細煙。自有梧桐鄣畏日，仍欣麥黍報豐年。

其五

夏辰樂事古難同，繡闥朱絲奉兩宮。仁孝自應禳百沴，艾人挑印本無功。

夫人閣四首

其一（五言）

肅肅槐庭午，沉沉玉漏稀。皇恩樂佳節，鬪草得珠璣。

其二

節物荆吳舊，嬉游禁掖閑。仙風隨畫簞，拜賜落人間。

其三（七言）

五綵縈筒秬稻香，千門結艾鬢鬢張。旋開寶典尋風物，要及靈辰共祓禳。



其四

欲曉銅餅下井欄，鏗鏗金殿發清寒；似聞人世南風熱，日上牆東問幾年？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饋口宣（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來慶誕辰，徒馭久勞，館宇初定，宜頒委積，以示寵章。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

允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救堯俞夙望所在，舊疾既平，及茲言還，慰我虛佇，徒得君重，雖暫屈於淮陽，雅意本朝，寧久安於馮翊，復求

自便，殊異所期，往修厥官，務稱朕命！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堂

祭）

惟王之生，令德孝恭，云何不淑，懼此閔凶，無復會朝，載惻予衷，往奠其寢，維以飾終。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祭文（下

事）

嗚呼！死生之變，賢愚莫逃；日月有時，義當卽遠；哀榮之極，禮以告終；來舉奠觴，往安窆窆！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救宗愈：朕開獎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馭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宥密之司，安危所寄；雖羌首款塞，少休烽燧之虞，而夏童跳邊，猶煩篳策之馭，翻然求去，義有未安。夫以朕大烹優賢之資，豈不能助卿養志之具，足以毋廢子職，而能兼爲國謀，豈不休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乃眷西樞，實參大柄；吾欲兵民兼利，戎夏兩安，非宿業更變之臣，懼有傷財玩寇之患。卿當念先朝委重之久，未可以親庭歸養爲詞，勉安厥官，以副吾意！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以舊德，首冠西樞，雅望旣隆，仰成彌重，宜安厥位，以卒輔予！

後苑瑤律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爭，三農望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孰拯疲民於重困？有嚴禁苑，祇建淨筵，念我憂勞，錫之膏澤，非獨起焦枯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里閭，嘉與舍生，永均介福！

後苑瑤律亭開啓謝雨道場齋文（元祐二年六月五日）  
伏以：祇畏之心，格人天於影響，覺慈之力，返水旱於屈伸，周澤載濡，農田告足，旣解蘊隆之患，庶無流潦之虞，仰冀能仁，曲垂昭鑒！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賓出日於暘谷，堯歷方頌，朝計吏於原陵，漢儀具舉，恭惟諡號皇帝，功恢禹迹，德邁湯仁，雖歲月之屢遷，想威神而如在，載瞻園寢，空極望思！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時方啓熱，禮及獻羔，感清衍之協風，怵懷思於濡露，恭惟諡號皇帝，文武緯世，聖靈在天，岱嶽泥金，未

譚升中之禮荆山鑄鼎，遂成脫屣之游。永寧寢園，徒增感慕。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伏以日躔昴畢，卦直乾離。物蒙長養之仁，世載文明之化。恭惟諡號皇帝，功成不宰，德範無窮。執炎帝之衡，莫追往躅。秩南郊之政，空守成規。祇草寢園，惟增感慕。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伏以戒寒墮戶，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諡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寧寢園，益增感慕。

永裕陵十一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歷，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諡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觀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敕純仁，卿河嶽之靈，神明所相。載更誕日，永介壽祺。體我眷懷，受茲寵錫。

賜北京恩冀等州脩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

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夙夜河壩，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往示寵頒，少慰勞苦。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六月十

四日。

有敕，河役方與，吏士在野。暑雨之除，綏御爲勞。膺此寵頒，尙加慎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邊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元祐三年四月廿二日）  
救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酋外擾，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首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大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旣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有救：乃眷良辰，篤生元輔，豈獨拾紳之望，允爲河華之英，今遣爾甥，往致朕命，受茲休寵，永介壽祺！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有救：乃眷賢王，篤生茲日，本枝之慶，華萼相承，宜分廐庫之良，以致喬松之壽。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救孫固：卿圖任之舊，縉紳所推，難老之祥，神人攸相，載更良日，益永壽祺，申以寵章，式隆眷遇。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救安燾：桑弧告慶，降哲輔於茲辰，綵服拜嘉，冠榮名於當代，祇服朕命，益壽乃親！

賜玉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獎諭救書（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

敕清涼之峰，仙聖所宅，爰修淨供，以慶誕辰，再省恭勤，不忘嘉歎！

有敕：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等既陳慶幣，復展射侯，豈獨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良之錫，以旌審固之能。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九日

有敕：卿以令律懿親，共輪誠悃，名藍法供，虔祝壽祺，既徹淨筵，宜加寵錫。

就驛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宴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來會誕辰，言念勤勞，宜加旌寵，特頒燕喜，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舉壽觴，臨遣輔臣，往頒燕豆，仍加寵賚，以示眷懷。

賀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初泥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觴，式示眷懷，且旌勞勩。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趨庭致命，就館卽安，少休行役之勞，宜示眷懷之異，式昭寵數，往錫甘芳。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使事畢陳，還車載啓，改年而北，弭節少留，就錫燕嘉，式昭禮遇。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敕門下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共罄臣衷力祈慈壽爰修法會亦既告成宜有寵頒以旌誠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元祐三年七月十

二日）

有敕卿等忠存廟社義篤君親嘉法會之有成祝聖齡於無極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元祐三年七月

十二日）

有敕卿等爲國懿親助我孝治祝慈闈之永壽成法會於茲辰宜有寵頒以旌忠悃。

賜皇叔楊王體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元祐三年二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以周邵之親躬任奴之養力祈壽嘏祇扣佛乘旣徹淨筵宜膺寵賚。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元祐二

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摠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瓊尹寓軍政於國容將神闕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列大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概。荐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祇扈殿巖，肅將齋鉞。子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啓法筵於梵宇，祝壽嘏於慈闈，宜有寵頌，以助燕喜。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飭征驂，少休近郡，載惟勤勤，良極軫懷。往錫宴觴，以華歸騎。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宜錫燕觴，少休行役。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佺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耆德，首冠威藩，虔祝壽祺，告成法會，宜加寵賚，以助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政命言還，改轅伊始，暑雨方作，徒馭寶勞，宜有寵頌，以昭眷遇。

西嶽廟開啓祈雨道場青詞（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苗，賜以崇朝之澤，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伏以二華之尊，作鎮於西極；北人所急，望歲於秋成。穀旣日滋，雨不時霑。敢以病告，于我有神。閱茲將槁之

奉宸庫翻修聖宇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伏以貨幣所藏，有壞必葺；聽直之鑒，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期昭格，永底純熙！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

章批答（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省表具之，試材已舊，謀帥尤艱，故以久次用人，欲其深練於事，而卿辭以細疾，豈所望哉？速即乃官，毋復退

避！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誦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輕用其人哉？確然固辭，未喻厥指，往祇朕命，毋曠乃

官！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第三表不允批答口

宣（元祐二年七月二十日）

有敕：卿早練武經，晚著邊効，進持帥節，實允僉言，矧以次遷，無煩懇避！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元祐二年五月一日）

敕：卿恪居蕃守，申遣使車，來款塞垣，恭脩壤貢，忠誠達遠，褒歎良深！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

敕：卿守土西極，馳誠中華，璧馬充庭，尙識漢儀之舊；織皮在筐，聊觀禹貢之餘；載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于闐國黑汗王男被今帝英進奉敕書

敕：汝世敦忠厚，志慕聲明，遠附奏函，亦馳貢篚，載惟恭順，良極歎咨！



賜皇叔新除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元祐三年八月十五日）

有敕朕始升徐方以昨叔父庶幾大彭之壽罔愧元王之賢毋復屢辭亟膺成命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  
敕朕以苗授賦材勇嚴馭衆整暇擢爲宿衛之長寵以節旄之榮惟爾邦人當諭朕意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場清詞

臣以冲眇嗣承列聖之休濟于艱難寶賴文母之德臨蒞四載勤勞百爲畏天之威未嘗終日而豫怠視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願上帝降祥衆真垂佑消穰災疹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之館敢祈昭鑒下察孝心

## 卷九

中太一宮真室殿爲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

福；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欲虔遵道範仰扣真廷庶同海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天咸咫尺永聰明於我民聖壽萬年定子孫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闈之風遠大投艱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卽仁祠肆陳淨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照鑒

後苑瑤律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之珍，歷月于茲；近自都幾，遠及闕輔；豈獨西成之望，將為宿麥之憂！仰止覺慈，必垂善教；普集山川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閣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望隆尊，屬德冠宗。藩改殿大邦，實諧羣議；往服朕命，以為國華！

皇叔故魏王啓墳祭文

惟靈：魏累朝之餘慶，兼天下之遠尊。祖送之儀，哀榮斯極！永惟宅兆之下，未逢歲月之良。參酌時宜，遷神郊館；啓殯之始，寓哀斯文！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

惟王之生，孝友仁慈。既沒元身，舉國懷思。矧子冲眇，義兼父師；天不我遺，日月如馳。出次近郊，寓此仁祠；親奠莫及，寧知我悲！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惟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子望思！矧此告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宮，既固既完；雖非永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允詔（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卿大雅不羣，自得詩書之富；為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授殿文拜，宜膺盛禮；而抑捐之志，遂烈不居。雖莫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冲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許詔

敕：穎錫山土田，以昭令德；備物典冊，蓋有常儀。而卿深懼滿盈，過形仰畏；一謙四益，當克永年；三命滋恭，固

將有後；曲成美志，以勸事君。宜依所乞！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于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者以老而求退，亦未聞成王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獨不能以四子之心爲心乎？勉卒輔朕，無愧前人！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九月五日）  
有敕者老在位，華夷聳觀，若聽公歸，恐失民望，朕命不生，公其少留！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而用，所臨有聲，而况二年于茲，諸將所服，事既卽敘，人誰易卿？夫搆虛攻瑕，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故尚宮吳氏墳所祭文

惟爾之生，服勤乃事，逢日之吉，歸全于郊，式榮其終，往致斯奠。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農服穡以有秋天密雲而不雨愧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爲三日之霖大慰一方之望國有常報我其敢忘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久以選掄出分，憂寄疆場之重，綏御爲勞，宜示眷懷，往宣指諭。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門下曾閱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精矧子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門內以恩掩義，而公侯以國爲家，伯臣司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野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侍廬，諱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官不可曠，禮有從權，苟愛君如愛親，則王事爲家事，勉運舊服，少屈私誠！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哀慕未衰，懇辭彌力，旣寒暑之一變，宜思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薄風霧，少休車徒，宜體眷懷，式同燕衍。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敕昌祚：卿禦侮邊庭，馳神魏闕，會嘉辰之獻壽，納貢篚以效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夙駕歸軒，少休勞郡，眷言勞勩，良極願懷，往錫燕嘉，以旌恩眷。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夙分重寄，言念久勞，歲聿云周，王事靡盬，益加輔養，以副眷懷。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疆場之守，職思其憂，霜露旣凝，歲聿云暮，宜加厚愛，以副眷懷。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敕昌祚：卿執德宏毅，秉心恪恭，拜新渥於公朝，謹舊儀於令節，抗章來上，因物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元祐三年十月二十日）

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爲，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宮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書奏清臺，驗歷象之邃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大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爲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壽。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綵線，知官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應東朝。求賢審官，恒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杯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日）

有敕：樞機之臣，社稷是衛。風設入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膺寵頌，式助燕喜。

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震夙紀辰，邇遐同祝。乃眷戒薄之重，預修淨供之嚴。亦既告成，宜膺寵錫。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以衛上之忠，屬誕彌之慶。預嚴淨會，以薦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

賜權管勾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卒職周廬，歸誠梵宇。共致延鴻之祝，出於忠愛之深。宜錫珍芳，以助燕衍。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夫要經服事出於孔門墨衰從政見於魯史永惟徇國忘家之義非有食稻衣錦之嫌若非使卿屈之而安則吾豈敢強所不欲勉從前詔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卿德爵與齒皆天下達尊服屬之隆爲宗室祭酒任獨高於三世報宜異於常人故奪情非以私卿而服事所以徇國義無所愧何以辭爲？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頤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敕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毋之念願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責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槩予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

興龍節尙書省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遠涉寒途眷言授館之初宜有勞來之禮往加寵錫以示眷懷

七月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五日）  
有敕卿等梃車就館布幣造廷旣欣鄰好之修復歎使華之美就加寵賚式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使節有華鄰歡載講旣娛賓於靈囿將觀德於射侯宜有寵頌以旌命中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春朝畢會，鄰聘交馳，屬徂歲之沍寒，念遠勤於行李，往頒燕衍，以重使華。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舊好，屬此沍寒，載歷山川，久蒙霜露，宜有精良之賜，式彰軫念之懷。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馳四牡，來慶三朝，屬此歲寒，勞於行役，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露之嚴凝，念車徒之勤瘁，宜伸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五日）

有敕：卿等畢事告旋，指期言邁，念征途之勞瘁，迫徂歲之沍寒，體我至懷，膺茲寵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陛辭言邁，念歸途之云遠，復賓館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燕喜。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哀迫之至，言不及文，覽之惻然，欲從所請，而宗子之衆，才性各殊，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卿允蹈

忠信，力行禮義，以身先之，蓋未易齊也。少屈爾私，以成吾志，不亦可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敕宗晟：卿以強起就位，爲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忠公，爲未盡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夫聖人以孝弟爲從政，而卿以從政爲非孝，非所聞也。勉從朕命，勿復固辭。

賜文太師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師臣，身先百辟；有嚴淨供，祇薦萬齡；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與龍節尙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任重樞機，忠存廟社；屬誕辰之薦壽，修法會以告成；錫以珍芳，助其燕喜。

賜皇叔徐王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望隆周，召德邁間；平屬誕慶之紀辰，仗佛乘而薦祉；助茲宴喜，錫以柔嘉。

賜濟陽郡王曹佺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寵冠咸藩，望隆舊德；將祝無疆之壽，故修最上之乘；旣徹淨筵，宜膺窺錫。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眷我宗英，乃心王室；修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祥；宜有頒分，以成燕喜。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羅散與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二月一日

有敕：乃眷宗英，祇我藩服；慶誕辰而薦壽，修淨會以告成；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四年十一月七日）

有敕：卿造廷稱壽，率禮可觀；豈惟鄰好之修，亦見使華之美；宜膺寵錫，以示至恩。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申講鄰歡；徒馭有華，舍館方定；宜往餼牽之錫，以旌郵傳之勤。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告辭中禁，改乘北轅，屬晚歲之嚴凝，念征途之悠緬，往頒嘉燕，可復少留。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改轍北路，供帳都門，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膺寵賜，以示恩華。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同車北道，弭節邊亭，使事已終，歸驂少憩，往頒燕衍，益厚眷存。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出殯一夕祭文

惟靈：飭躬寡過，秉德不回，莫克永年，遂卽長夜，哀榮之典，國有故常，死喪之戚，予惟惻愴！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下事祭文

嗚呼！宗枝之秀，罹此降災，日月有時，禮當卽遠，奄臨窆窆，肆設几筵，往致予哀，來歆此奠！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七日）

有敕：朕之介弟，生以茲辰，眷棣萼之相輝，祝椿齡之難老，宜同慶喜，往致寵頒。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元祐三年）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會春朝，遠犯風埃，實勞徒馭，欣聞入境，良尉眷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元祐三年八月三日）

數阿里骨卿屢款塞垣，願終臣節，爰因貢篚，益著誠心，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世睦寶鄰，申以無窮之好，歲馳華使，及茲載夙之辰，閱詞幣之兼隆，識情文之備至，願言欣感，難悉究陳！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遣使爲壽，旣欣鄰好之修，因書見誠，兼致慈闈之問。待言有次，來意畢陳，感懌之深，敷陳罔旣！

荀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一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薦親，願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二年）

敕宗晟卿致孝罔極，守禮不回，以魯衛之親，而行曾閔之事。吾深欲成人之美，遂卿之私，顧以宗臣治親，有國先務，教以道藝，時其冠昏，獎察其賢能，而訓誡其驕情，非吾宗室之老，孰當父兄之任。其深明吾意，往服厥官。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敕宗晟君子之於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而况漢唐之舊，故事具存，如翟方進房喬之流，皆以儒術致身，不免於釋哀而謀國。近歲夏竦晁宗愨，亦以近臣奪喪，君子不以爲過。今宗正之事，止於治親，譬猶父兄訓教子弟，豈以衰麻之故，而廢閭門之政乎。卿其勿疑，亟服乃事。

## 卷十

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

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堯俞卿望重本朝，進由公議，方卿大夫有爲之際，亦士君子難得之時，而卿出領郡章，入佐治典，席未暖而輒去，政何時而報成？小疾行瘳，姑安厥位！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三年閏十一月十四日）

數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間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數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誥（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敕宗晟夫衰麻之哀，達於上下，損益之變，權以重輕，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帥，俛聽終喪之守，以成致孝之全，言念篤誠，實增屢歎！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元祐三年閏十一月二日）

敕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識，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密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篋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於作，嘉歎不忘！

賜保舉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馬一十疋并冬節馬二疋詔

(元祐二年閏十一月十八日)

敕馮京卿坐鎮全魏，隱若長城，遠馳頌禱之心，來效駘駢之貢，眷言忠蓋，良極歎嘉！

賜奉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琦進奉賀冬馬一疋詔 (元祐三年閏十

二月十八日)

敕李琦卿宣化近邦，馳神北闕，屬茲陽月之吉，遠效王閑之良，言念忠勤，不忘嘉歎！

賜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敕書 (元祐三年閏

十二月十八日)

敕劉舜卿職在分憂，忠存衛上，屬此泰正之旦，遠輸冀產之良，再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

日)

有敕：使華遠至，春律肇新，卽卿舍館之安，昭我惠慈之眷，往陳燕豆，以樂佳辰。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瑞節華軒，來修舊好，芳醪珍寶，以薦新春，膺此寵頒，體予異眷。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臣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旋車言邁，方改轍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昭示眷懷，少留宴衍。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九日)

有敕：重譯遠來，觀光戾止，屬人正之改律，樂天敘之發春，宜示寵休，式同燕喜。

賜外任臣寮進奉與龍節馬詔敕書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救劉舜卿汝忠於衛上，遠不忘君，爰因彌月之晨，來效充庭之禮，眷言勤篤，良極歎嘉！

雄州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已事告歸，柅居少憩，眷言長道，遠犯餘寒，宜錫燕嘉，以旌勞勩。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羅唾手盃子錦被等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有珍華之錫，受茲異寵，體我至懷！

皇太妃宮閣慶落成開啓道場青詞

伏以：夏辰襲吉，華構一新，仰荷褒崇之私，得伸鞠育之報，落成告備，法會有嚴，請命上穹，馳神真聖，庶精誠之必達，錫壽祉於無窮，無任懇禱之至！

玉津園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三日）  
有敕：射以娛賓，抑將觀德，發而命中，曾不出正，宜旌審固之能，膺受珍良之賜。

瀛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已聘言還，犯寒遠邁，方脂車於道北，復弭節於邊城，宜錫宴嘉，以旌勞勩。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還璋言邁，弭節少留，念鞭轡之方勤，涉冰霜之餘屢，宜陳燕俎，以寵歸軒。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陞辭言邁，命近臣之往勞，庶遠道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宴衍。

賜中大夫守尙書左丞王存生日詔（元祐四年正月四日）  
敦王存存易之泰與物皆春於時良臣生我王國宜膺寵賚以介壽祺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正月五日）

敦公孺朕雞鳴而起志於求助駘背之老未敢即安矧卿體力不衰髮齒猶壯遽有引年之講殊乖圖舊之心宜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敦呂公孺卿將相三世凜乎正始之風出入四朝蔚然難老之狀浩穰之治談笑而成方觀報政之能遽有歸休之請公議未可卿其少安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元祐四年正月八日）

有敦卿等分寄邊陲鞫鞫吏士眷言勤勤良極軫懷往致朕言各宜尙慎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尙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三日）

敦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御道而遺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楮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敦蘇頌卿歷事四朝允有一德徒論徐公之奢儉莫見子文之愷喜朕既寤寐哲士體貌元臣方貴德齒之

達尊，豈求筋力之常禮？矧卿方膺難老之錫，宜勵益壯之心，惜日有為，古人所重；引年求去，公議未安；勉為朕留，以慰人望！

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曹佾、曹賢、曹成、曹莫、曹二、曹德、曹並、曹隆，眷言朝請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宜特與寬假將理。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勅書（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致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闕，梯山修貢，款塞觀光，言念忠勤，至於嘉歎！

景靈宮宣光殿開啓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伏以至德難名，已立配天之極，孝思永慕，蓋有終身之愛，惟是佛乘，庶資冥福，屬弓劍上賓之日，就衣冠出辦之庭，虔設淨筵，俾嚴勝果，庶超真覺，永庇含生！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致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共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銓綜之精，談笑而辦，勉思職事，以稱朕心！

賜蘇頌上第一表陳乞致仕不許詔

致蘇頌頌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執銓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薄言煩雜，獨蕭俛，一時之偏詞，卿其撓攬綱條，闊略苛細，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元祐四年正月七日）



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按視，工揆日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鑒，大庇台生！

故尙服劉氏堂祭文（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選備禁廷，服勤內職，逮茲淪謝，良用愍傷；饋奠之儀，哀榮兼至。

故尙服劉氏墳所祭文（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服勤有年，罹命不淑，窳窳之事，日月有時；念爾永歸，散予一奠。

撫問鄰延路臣寮口宣（六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卿等各膺器使，祇服邊陲，眷茲靖安，時乃忠力；特加勞問，以示顧懷。

新除權禮部尙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六月十二日下院）

敕：梁燾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爲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

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

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六月十

四日下院）

敕：馮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尙復懇請；雖抑抑自警，知卿

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

賜右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六月十五日下院）

敕：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爲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斯千獻夢之辰，均旣醉太平之福；膺子寵錫，介爾壽祺！

賜右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惟茲穀旦，生我元臣，爰分服食之良，往助闔門之喜；式爲爾壽，宜識朕心！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乃眷賢王，實爲社稷之衛，載臨誕日，永集邦家之休。臨遣使車，往致眉壽。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鑼等口宣（六月二十三日下院）

有敕：卿等遠勤使節，展慶誕辰，畏暑長途，方即安於舍館。精金良幣，宜往致於恩私。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六月二十三日

下院）

敕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音之書，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戍命，毋復固辭。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有敕：桑蓬示喜，復臨載育之辰，金幣展親，往致友于之愛。膺子寵賚，俾爾壽昌。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敕：異景靈光，久聞示化，寶祠淨供，爰膺誕彌。念此恭勤，至於嘉歎。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七月

二日下院）

敕彥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鳩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彘拒羌之獻，不如旅獒昭德之致，已敕邊吏，答賜

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至可領也。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抗旆遠道，解鞅近郊，念館舍之未安，宜驂駢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誕辰祇慶，法會告成；嘉與函生，同躋壽域；往頌芳旨，以勞忠勤。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抗糧暑路，汗節驛亭，春惟行李之勤，往致珍鮮之餽，膺茲寵數，服我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節同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七月七日

下院）

有敕：卿等飛蓋西風，改轅北道；喜山川之漸近，忘徒御之久勞；往致眷懷，少留燕衍。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七月八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圭璋致命，既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密固之能。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

九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義重成藩，志同忠報；屬誕辰之均慶，嘉法會之告成；宜示褒優，特加寵賚。

賜殿門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誕彌之慶，海宇攸同；嘉將帥之協恭，設人天之妙果；宜均寵錫，以示褒優。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

院）

有敕：眷我宗英，志存忠報；修等慈之妙供，祝難老之昌期；嘉此精誠，均其慶賜。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九日下

院）

有敕：嘉我樞臣，義均一體；修茲淨供，慶續千齡；不有寵頒，曷旌忠報？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鄰好旣成，使華有耀；眷邦畿之漸遠，念郵傳之方勤；服我恩私，少留燕喜。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宣（七月十日下院）

有敕：鄰歡旣展，賓館歸休；宜分醴學之醇，復致瓜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

坤成節尙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七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忠存柱石，誠貫人天；共欣誕日之臨，旣畢祗園之會；宜頌芳旨，以助燕私。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

星火西流，慶慈闈之誕日；皇華北至，講鄰國之誠言；旣達來音，俾修報禮；感銘之素，敷述難周！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

輶車重幣，已修交慶之儀；尺素好音，復講久要之信；屬臨素節，允迪純禧；益冀保頤，式符企詠！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尙書省御筵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

下院）

有敕：修佛勝因，祈天永命；旣肅成於梵供，益表見於忠誠；宜有寵頒，想同燕喜。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饌蒲塞於祗園，薦椿齡於崇慶；喜成法會，宜有寵頒。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已聘告歸，少休就館；卽頒燕俎，臨遣輔臣；式示異恩，以榮回馭。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方事回轅，聊茲弭蓋，念征途之尙永，加利暑之未衰，往錫燕嘉，少休徒馭。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竭誠衛上，體國均休，恪修西竺之儀，仰獻南山之祝，宜膺寵錫，以示褒優。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內中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來陳慶幣，克講鄰歡，載嘉遠聘之勤，宜示寵綏之意，頒茲芳旨，服我恩私。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遠致使事，率禮無違，既上謁辭，言還有日，宜加頒錫，益示寵榮。

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來修貢篚，適逢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

隴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廻程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鞭轡之勞，封疆漸邇，雖勤歸念，少憩暑途，服我恩私，式同燕喜。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奉琛遠至，授館少留，適逢誕辰，宜均慶澤，欽承恩渥，共樂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七月十七日下院）  
有敕：卿等奉璋來聘，弭節言還，眷此暑途，少留歸馭，往頒燕俎，式示恩私。

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七月二十一日下院）  
有敕：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咸稱壽，學載惟忠，恪宜有寵，頒

樂語(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五日)

教坊致語

臣聞視履考祥，既占衷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屬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仁人，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千年之遇，得生二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睿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曾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己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親，日月照而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宮交慶，羣后賡奔。寶鄰通四牡之歡，航海致重譯之贖。洞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嶽三呼，共獻後天之祝。臣等叨居法部，輒採民言，上瀆宸聽，敢陳口號。

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文母憂勤初化俗，曾孫仁孝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一篇。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欲觀鳥獸之率舞，願聞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盍命髡髻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長奏太平謠。樂隊。

問小兒隊

鑄京廣燕，方雲集於搢紳；沂水游童，忽鳧趨於庭廡；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胙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藹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稱萬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濬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髮髯其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髫之侶，共陳振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鸞旗日轉，雉扇雲開；暨回綴北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未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綴北，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彤壺漏箭，隨雞唱以漸移；絳節綵毫，聞鳳簫而自舉；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

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玉瑄倚清歌。樂隊。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鸞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低翼有待，振袂欲前；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塗山啓夏，來玉帛於萬邦；摯仲興周，胙本枝於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堯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坤永，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胥樂之觴。六樂在庭，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旦，獲望嚴宸，藝雖愧於鸞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載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暫回舞綴，少進詼辭；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隊

入音間作，旣成皦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望形闕而却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同，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廣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觀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眊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口號



霜霏碧瓦尙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唱，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髫之侶，來脩東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樂隊。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筵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懼；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齟齬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歡；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朱絃玉瑄，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鼉；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香雲浮繡屐，花浪舞彤庭；樂隊。

問女童隊

清禁深嚴方指紳之雲集，仙音彈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閭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運。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高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工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尊，伏取進止！

勾雜劇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獻！

放隊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鼙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峨鬢佇立，斂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胙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于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濟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戰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猗蘭之會，願賡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且種蟠桃莫計春；請吏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鵬雛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箭，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振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神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

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筭授萬年之算，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清歌既闋，疊鼓屢催；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髫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全集，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揜撾屢作，旌夏前臨。願游女之何能，造形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已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肩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興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觀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詼笑雜陳，示儉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却望，鼙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元祐四年）

教坊致語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鄰好交修。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爲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知輿情之願頌，願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舊葉催耕籍，共喜椒花映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師師鵲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餞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穉孺聞音，亦同翔而赴節。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羣鴻。樂隊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髻之侶，欲陳振袂之能，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羣臣嘉賓，四方於是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爲高會。恭惟皇帝陛下子來九有，天覆兆民，煥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還圭璋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橛金，奏鈞天之廣樂，跳九舞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踴揚鳥獸之間，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威顏；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既均湛露之恩；漏減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形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惟三代受命之符，萃于茲日；實萬世無疆之福，延及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鄰之瑞節；同趨鎬燕，爭頌堯封；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溫文，乘乾剛粹；體生知而猶學，藏妙用於何言？故得六聖承休，三靈眷佑；德隆星昴，齊六符而泰階平；河行地中，錫九疇而彝倫正；屬誕彌之令旦，履長發之嘉祥；風設九賓於廷，遏舞六代之樂；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於發生，勾萌必達；臣等歷廡法部，獲造形墀；下採民言，得三

萬里之謠頌；登歌壽母，以八千歲爲春秋，不度無音，敢進口號。

口號

風卷雲舒合兩班，瞳瞳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鏡，積德長爲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五兵閑；相逢父老爭相賀，却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磬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浹和氣於敷天；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衆技旅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樂隊。

問小兒隊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形墀，忽變驚鴻之狀；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小兒致語

臣聞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與天下共享其樂；勞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載風之辰，共獻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生德於予，既稟徇齊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法慈儉於東朝，紬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俛答輿情；非爲靡曼之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樂生韶亂，學樂父師；就列紛紜，雖無殊於鳥獸；赴音俛仰，亦少效於涓塵。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欲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末技畢陳，下情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猶斂袂以同翔；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壽山，起香塵於羅襪；散化御路，泛回雪於錦茵；上奉宸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商來瑞氣，浴佛降羣龍。樂隊。

問女童隊

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鬘雲合，豈草木之無知？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千里一曲，變澄瀾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歡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云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之正，再覩興龍之會。桑田東海，傾毒學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獲望載顏，振萬于庭，欲赴干旄之節；間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舞綴暫停，歌鐘少闕；必有應諧之妙，以資載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蘇東坡外制集目錄

卷上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一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一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一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一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二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校理知福州……………二  
 知徐州馬賅可司農少卿……………二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二  
 兩淮南轉運判官蔡濛可兩浙運判……………二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充州……………二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縑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三

皇叔某贈婺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三  
 士齋可西頭供奉官……………三  
 童湜可特敘內殿崇班……………三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三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四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四  
 王誨知河中府……………四  
 邵剛通判泗州……………四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四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四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五  
 范祖禹可著作郎……………五  
 孫覺可給事中……………五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五  
 蕃官兀渥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六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緯所生母

孫氏封康國太夫人……………六

客省副使劉瑄知恩州……………六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六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七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七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七

范子淵知峽州……………七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

事郎……………七

叔頗男叟之可三班借職……………七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响京西運判……………八

李周太僕少卿……………八

范純禮吏部郎中……………八

余希旦知灘州……………八

王哲知衛州……………八

郭祥正單恩轉承議郎……………八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九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皋可三班借

職……………九

皇伯仲郃贈使相……………九

士暇右班殿直……………九

克鞏遙郡防禦使……………九

劉爽閣門祇候……………九

王安石贈太傅……………一〇

楊繪知徐州……………一〇

陳薦贈光祿大夫……………一〇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

刑……………一一

沈叔通知海州……………一一

孫向保州通判……………一一

鄭闢朝散郎……………一一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一一

劉庠贈大中大夫……………一一

李琮知吉州……………一一

高士夏可文思副使……………一一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一 二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

人並逐州團練使……………一 二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一 三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一 三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一 三

### 卷中

司馬光三代妻……………一 三

曾祖政太子太保……………一 三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一 四

祖炫太子太傅……………一 四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一 四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一 四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一 五

故妻張氏溫國夫人……………一 五

張恕將作監丞……………一 五

趙濟知解州……………一 五

李承之知青州……………一 五

韓維三代妻……………一 六

曾祖處均燕國公……………一 六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一 六

祖保樞魯國公……………一 六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一 六

父億贈冀國公……………一 七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一 七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一 七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句中岳廟……………一 七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

果州……………一 八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一 八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一 八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一 八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

省內侍押班……………一 九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宋滋可右侍禁……………一九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一九  
 文及可衛尉少卿……………一九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  
 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  
 革可廣東轉運判官……………一九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二〇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二〇  
 智誠知宜州……………二〇  
 張仲可左班殿直……………二〇  
 張誠一貴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二〇  
 陳侗知陝州……………二〇  
 傅燮知鄭州……………二一  
 姚居簡押木棧上京酌獎轉三班借職……………二一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二一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二一  
 劉誼知韶州……………二一  
 呂惠卿貴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二一

置不得簽書公事……………二一  
 許懋祕閣校理知福州……………二二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二二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二二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  
 建運判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  
 權發遣鄭州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  
 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  
 福建轉運判官……………二二  
 奉議王續知太康縣……………二三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  
 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二三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二三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二三  
 楊汲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  
 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漢州……………二三  
 趙高摩勸轉朝議大夫……………三四  
 趙思明知永靜軍……………三四

鮮于侁大理卿	二四
吳虞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二四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	二五
北轉運副使	二五
張問祕書監	二五
苑子奇將作監	二五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二五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二五
文保雍將作監丞	二六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	二六
壽州趙揚知潤州	二六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二六
李之純戶部侍郎	二六
穆衍金部員外郎	二六
孫路陝西運判	二七
蘇訟刑部尚書	二七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	二七
運判官	二七

卷下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二七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二七
辛押陁羅歸德將軍	二八
高子壽三班借職	二八
李肩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二八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二八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二八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二八
呂大臨太學博士	二九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二九
杜純刑部員外郎	二九
劉寔知陳留縣	二九
皇伯仲擘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二九
杜紘右司郎中	三〇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	三〇
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	三〇

軍……………三〇

借職楊景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三〇

呂大忠發運副使……………三〇

蔣之奇集賢殿脩撰知廣州……………三〇

吳安持知蘇州劉程知滑州……………三〇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三一

李曼知果州……………三一

黎珣知南雄州……………三一

張赴再任乾寧軍……………三一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三一

林邵開封推官……………三一

鄧義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部郎中……………三一

王荀龍知棣州……………三一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三一

御侍中丞劉摯兼侍讀……………三一

處士王臨試太學錄……………三一

皇叔克眷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三一

寇彥卿彥明左班殿直……………三三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三三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贊……………三三

故尚宮趙氏可特贈郡君……………三三

馮宗道右騏驎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文思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三三

梁從吉遙郡團練使入內侍省副都知……………三四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三四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三四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三四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三四

梁誥供備庫副使轉出……………三四

燕若古知渝州……………三五

刪定官孫諤鮑朝賓並宣議郎……………三五

王振大理少卿……………三五

李嶺宣德郎……………三五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三五
李承祐內殿崇班	三五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三六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三六
文貽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三六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三六
高士永知文州	三六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纘高士澍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三六
范百祿刑部侍郎	三七
朱光庭左司諫王覲右司諫	三七
解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三七
王巖叟侍御史	三八
錢綱給事中	三八
明堂執政加恩	三八
韓維	三八

張瑛	三八
李清臣	三八
安燾	三九
范純仁	三九
呂大防	三九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三九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虢並遙郡團練使	四〇
王獻可洛苑使	四〇
陳次升淮南提刑	四〇
杜純大理少卿	四〇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四〇
林希中書舍人	四〇

蘇東坡外制集 目錄



# 蘇東坡外制集

## 卷上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久聞于時。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脩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蓋微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誘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爲聞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有餘裕，所居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茲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戒爾繕治之勞，內以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是

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列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惻愍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滅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祕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爲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茲，民便其政，旣信之俗，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脩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濛可兩浙運判官（首同前）

敕具官蔡濛：（云云）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西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且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兗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尙勉來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 太祝 臧之妻壽安縣 君 崔氏可特封永嘉郡 君 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悼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婺州 觀察使追封東陽侯 皇兄 某贈蔡州 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敕生分付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弗社，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于盤石之宗，風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忠孝著聞，蓋服祖宗之訓，屬既尊于中外，禮當極於哀榮，命以廉車，卽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慰九泉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瀛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齋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蓋亦有志于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提可特敕內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祇畏，以蓋前失，既更大責，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祕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爲能愛民，惟知

義者爲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同，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鼎可淮南轉運副使

敕具官趙鼎：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敕呂溫卿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爲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懼福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部使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誨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敕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試之可。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入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救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尙矣。爾旣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救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歎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救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諫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喜惡賀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旣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况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救：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冲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聞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志，施於還詔批救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敕：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傳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管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間乎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為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為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寃宥告具，貴以旌旆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渥常等十一人單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國，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祇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昂建安郡王宗緝所生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閭，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况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荐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智仲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瑄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振旅，以鷲勇為上，承流宣化，以忠厚為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祇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垂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脩飾，

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爲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蠶爾裔夷，憑嶮竊發，不力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犬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謫劉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卹民奉法爲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賂，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閑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敕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尙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年尙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頗男岐之可三班借職

敕文之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母意可。

鮑者年京東運判張詢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為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情吏，下無冤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太僕少卿

敕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同，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吏部郎中

敕具官范純禮：嗚呼！惟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棄用，驥駉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知澠州

敕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大責，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哲知衛州

敕具官王哲：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



一！心可。！  
敕具官郭祥正，朕丞承六朝，陳錫四國，單及方外，浹于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祇服休命，永肩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

敕具官王崇拯，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爲勇爵，然非親賢勳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皋可三班借職

敕謝皋，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况於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郃，生於高明，克有祇畏，出就外傳，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爲善之樂，云何不淑，罹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袞衣赤烏，寵均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曠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祇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鞏遙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夔閣門祇候

惟我神考，篤二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

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能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葦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帥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敕：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無所訕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敕：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願瞻在廷，一二臣外，固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為愛君，周旋藩輔，以卹民為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嘗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端靜有守，敏於爲政，或直諒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脩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賁，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爲。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鄭闢朝散郎（監邕州慎乃金坑）

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答久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爲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巧致。婦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問藹然，刑于宗族，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爲內命婦之法，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大中大夫

敕：國以求賢爲事，士以得時爲急。士既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難，復見

于今具官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忠學不少貶肆朕嗣位疇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數貫于其柩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

李琮知吉州

敕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於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咎遷於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汝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聞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當遷往服寵靈益思來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敕生於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於祿位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問以沒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以寵綏其其子孫可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逐州團練使

敕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思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願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備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欣然皆有成人

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尙勉之哉！毋忝乃祖父，以爲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敕：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於禮。瓊佩穆然，闔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

敕：仲暹居貧賤而有聞名，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宗室，皆有位者，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於厥家，有以致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敕：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具官韓維妻張氏，生於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祇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可。

## 卷中

司馬光二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書曰：「皋陶邁種德，一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未見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

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衮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尙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子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備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幽窆，翟茀副笄，尙服享之！可。

祖妣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况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敢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於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於閭門，好禮慈儉，刑於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占人而無疑，質諸鬼神而不慙；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爲世範，言爲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爲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爲天下之用。」朕旣采民言，俾重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胙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可。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敕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於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猶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艾，嬪於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溫國夫人

敕夫婦之好，義同賓友，勲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闊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於德門，克有令問。從我元老，詞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怒將作監丞

敕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敕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爲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尙畀一城，以觀來效。敬之戒之，毋失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

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子汝嘉可。

韓維二代妻

曾祖母虞均燕國公

敕：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辭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乃三善之朋。遠予繼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甚文而靖，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尙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忱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鳴鳩均一之助，亦安能奔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奇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斃於世。今其蒞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可。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思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顯前人。具官某祖某，躬服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於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尙存，逮茲續承，繼用者哲。朕旣恭默思道，垂拱貴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



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祖母某氏，德稱閭闔，化及宗黨，久踰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衣之盛，由于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履，以熾韓氏之祧。庶其有知，服我新命可。

父億贈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華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弈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棗戟互設。朕欲貢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蓋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敕：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某氏，族爲士望，德爲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於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士女，秀於閨門，來嬪德人，勤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裼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蘋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趙儕落直龍圖閣管句中岳廟

可，  
敕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爲，而汝爲之；朕惟羞汗搢紳！重置汝於理，其退處散地，以勵風俗！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敕具官某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孫昌齡岑象求改云）「端靜有守，悃悃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於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敕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彊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爲，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敕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同於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蒞，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

敕：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勳盛德，有不能兼；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抑畏，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窳窳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

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朕為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內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入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撝紳之風，祇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敕宋滋疆場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為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為吏士之勸乎可。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

敕鞠承之自恢復西鄙，奉為內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為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耀置要劇，衆以為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廬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澣衣子舍，豈非撝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

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敕某官某，朕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輿尉今汝黃髮駘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敕單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祇寵命益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敕智誠蠶下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爲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子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敕張仲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追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敕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之輕犯而貴近之間尙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波行膏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悼德隱惡達于朕聽攷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尙或瑾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敕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戚兄弟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

傅夔知鄭州

敕傅夔鄭廢為邑復為右輔經營繕完之勞民既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任其事寬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押木柵上京辭獎轉三班借職

敕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會其所運罕所失亡可

賈種民知漢陽軍出升御通判海州

敕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祇厥官可依前件。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雜處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克有武略賦役之美歷年于茲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舊益觀厥威可

劉誼知韶州

敕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同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管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背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

帝堯之心，姑試伯繇，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卑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權，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許懋祕閣校理知福州

敕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賦政東南，民用不擾，旣久而信，厥聲藹然，肆余命爾長茲劇部。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瞻望，願不美歟？可。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敕喬執中等，夫以卹刑之道，達之于主計，則非文法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安上賦政毗陵，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祗厥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政，其謹視貪吏，以無害我成法，可依前件。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昌齡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歟？今吾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于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浙差權發遣鄭州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

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有，幾以富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農民在官，貪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嚴，則南敵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吏，其與幾何！爾以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效，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情明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前件。

奉議王續知太康縣

敕王續。朕以天下為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為根本。若近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明，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蓋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為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官，各祇乃事，可依前件。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為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念之不衰，哀亡而愍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歟？可。

楊級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漢州

救：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譖愬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某（王孝先改爲爾）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寬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改此兩句云「往蒞安陽，善修馬政，勉思來效，毋重往愆」）可。

趙高摩勸轉朝議大夫

救：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爲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高，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解鼂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呈陸之寄，恩戚並著，戎夏又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救：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爲高選；而戎壘之政，以平糶決獄爲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鮮于洗大理卿

救：具官鮮于洗，儒者恥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同，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虔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救：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糶均賦，



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踰。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備邊，使者之任不輕付子。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踰。其服新職，以蒞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

張問，祕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薦老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苑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苑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往若子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將爲國儲士，以須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

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憂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敕具官某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尙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勳，而聖母負屨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勳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沒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

勉歟？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陝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關右之民，困役傷財，譬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訟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旣祥禔，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願懷墳墓，曷若蹈戚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旣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寃，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由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敷求雋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景伯，其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可。

辛押陀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陀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珍幣，開尊種落，歲致梯航；願自比於內臣，得均被於霈澤。祇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力較績，國有舊章；命以一官，勉思自効。可。

李肩可殿中省尙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助好生之德。故糜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霈澤，覃及庶工。雖請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尙書吏部郎中

敕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屬列曹。任人之隆，於古爲重；有司言爾，資格當遷。其卽正員，以茂遠業。可。

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鳴呼！其孰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以爾具官李之純，始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用進秩書。敕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

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

呂大臨太學博士

敕具官呂大臨，大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恃法以爲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爲，乃稱朕意可。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敕羅適等，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爲難治，而况市易始去，逋負向繁，役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卹民之心，以爾之邵才力強敏，無媮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其能，不患不已，知求爲可知者可。

杜純刑部員外郎

敕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爲士師，秉節不同，獨持正議，以直羣枉，往服厥官，無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無心之法，則子汝嘉可。

劉寔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寔，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吏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曄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闈，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榮斯極。具官仲曄，寬厚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父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

金璽盤綬，諸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賁窳窳。可。

杜紘右司郎中

稱朕命可。 敕具官杜紘，士一歷都司，卽踐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此選。爾以文無害，而宿其業，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

軍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

有聞，朕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薦者文章，故在此選。往服厥官，無失朕命，可依前件。

借職揚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

可。 敕某等向敕邊臣，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全其生。爾能相率，獻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順！

呂大忠發運副使

試劇部，厥聲藹然，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貨幣之輕重。使農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集賢殿脩撰知廣州

職；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聳聞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子。朕旣擇其人，復寵以祕殿之

吳安持知蘇州劉理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爲能去其已甚，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知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僞，宜若易然。又况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無實之訴，朕既察之矣。乘傳西歸，平賦役，省條教，以慰父老之望，可。

黎琦知南雄州

敕黎琦：嶺海之遠，吏輕爲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祇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爲政有方，民甚宜之，當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爲先，孝故專篤於親，仁故閔勞以事。雖豐功烈，不見於宗室，而令名美實，克全於始終。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簡素，輔以溫文，既克已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勢。信順多助，蓋大有上吉之祥。高明令終，真既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纛，錫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林邵開封推官

敕具官林邵：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兼人之資，有不能濟。今自逋負逃亡，悉歸之四廂，宜若易辦，然夫辦之

易，則責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助乃長，使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鄧綬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水政爲急，而招攜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事，爲安官樂職之計，可依前件。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厭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遏姦慝，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憲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追晉之勇可。

御侍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諛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可。

虞士王臨試太學錄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矣！朕旣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爲而觀光焉可。

皇叔克眷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



敕先王建邦啓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室之子，莫不南面；國家自仁率親，專於教愛，故生無吏責，而富以祿，沒亨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備矣。具官克養，以茂美之質，服信厚之化，雖功名才業，不見於用，而恭儉孝悌，刑于厥官，命以廉車，卽侯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寇彥卿彥明左班殿直（以兄殿直寇彥古求樂成死事）

敕具官寇彥卿士，不惜以身徇國，朕獨何愛一官，不以收恤其家乎？祇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

敕：軒冕之來，德量爲稱，外無充訕之容，可以觀德；內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旣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亦久次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情之遇，益礪士節，以爲國華，可。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贊

敕張氏，朕幼學之初，未就外傳，命爾執業，以待左右，勤勞有年，條謹寡過，進掌儀範，以旌徽柔，可。

故尙宮趙氏可特贈郡君

敕趙氏，先朝差擇女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茲六尙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煒，旣傳好德之芳，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馮宗道右驥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文思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具官某等，爵祿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暱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錄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逮事列聖，出入中外，劬勞百爲，而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還所寄，加重其

任；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梁從吉，遙郡團練使，入內侍省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莊重有守，溫良寡過，給事官省，知無不爲，服勤邊徼，克有成績，改錫戎團之命，進助內宰之政，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劉有方，溫恭和毅，勤強練密，進從王事，以法令爲師，遠安私室，以圖史爲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敬，乃稱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

敕：具官某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爲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術進，有聞于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馬傳正，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理官之任也。主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勉服此言！可。

張之謙，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

敕：具官某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爲先，郡守之貴，文武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有聞，治辦之效，見于已試。朕雖招攜來遠，不求邊功，爾當積穀訓兵，常若寇至，祇率厥服，往惟欽哉！可依前件。

梁頤，供備庫副使，轉出。

敕：具官梁頤，奉事之久，累勞當陞，求從外遷，亦各其志。進貳諸使，往齒外朝，益務廉平，以答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峻，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爲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壽，鮑朝賓，並宣議郎。

敕具官某等，廷見改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於汝獨略之者，豈非以制法安令，汝與其議，故歟？祇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知之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朕虛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詳平奏讞，審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仁，成於義，勉思古人，以稱救命可。

李顥，宣德郎。

敕具官李顥，朕有大政令，使近臣撻領其議，民之休戚，國之治亂，成其手，可謂重矣！爾以儒術，進以邑政，選而爲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者，言爾當遷，其服朕命，益祇乃事可。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敕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終之後，配漢並隆；梁公之孫，與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韓王，銘勳太常，侑食清廟，爰自近歲，歎其中微，乃眷裔孫，尙有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陞上閣之貳，勉蹈祖武，副朕懷入道遠之心可。

李承祐，內殿崇班（內臣轉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勞宮選，遂齒外朝，擢紳之列，益思忠藎，毋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敕具官某某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蒞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祇率朕訓，欽哉可。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愛重爵賞，必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獲逋寇，歷年滋久，宜示異恩，服我寵休，永思忠藎可。

文貽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某昔江左二老王導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多賢布列臺省爲邦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知者深聞見之廣不扶自直宜近而遠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辭齒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威莫先於兄弟禮有哀卹義兼哀榮故具官令史端厚有常靖恭寡過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思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茅社服子惇敘之寵慰爾永歸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將爲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欲嚴禦吏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可。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續高士泥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

使

敕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足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葭莩之親，左右奉事之臣，雖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尚勉忠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祿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識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貴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寃，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觀右司諫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安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己無為，虛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舍怒，而况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為美談，若乃進則諛詞，退則焚草，衰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同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子維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繼給事中

敕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繼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爲政者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敕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考以侑上帝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余一二人臣同德比義變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德雅望外爲師表忠言嘉謀入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烈足以立貪懦之志艱難之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于道朕有望焉可

張璪

敕親祠合宮昭祀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羣辟遺我後人濟于艱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自明衛上之忠悃款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爲茲茲配饗之成宜均慈嘏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可

李靖臣

敕：祇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上格於穹壤；四簋之黍，下浹於輝庀。矧余元臣，相成釐事，神人所保，霈澤先宜。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爲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安燾

敕：於皇烈考，屬余大器。夙夜祇懼，若涉冰淵。乃者，饗帝合宮，風雨時若。肆背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萃于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奮自儒術，爲時名臣。夔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井邑之賜，國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可。

范純仁

敕：朕出款真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繫辟公顯相之賴。率禮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謨猷靖深，兵革消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勳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毋怠。可。

呂大防

敕：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醜假無言，各率其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冲人之能。思與羣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聲。被遇裕陵，愈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磐錯之煩。六事所瞻，倚以爲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勳伐之隆，益增井賦之衍。服我休命，思勉厥終。可。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敕：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月而敘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頎然異材，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臣之餘烈。黃履受材宏深，秉德純固。入踐臺省，休有老成之

風；出領藩垣，遂無東顧之念。祇服新命，益脩厥官，尙勵有爲之心，以需不次之舉。可。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虢，並遙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任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常，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虢，居寵而戒，好德不同。旣累日以當選，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可，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禦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繼子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麥禾，菴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望熟於來歲，譬如負重涉遠，未知所舍，朕甚憂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爲朕耳目，其往按視省刑獄，均力役，督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以稱朕意。可。

杜純大理少卿

敕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人，災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敕具官郭駿，汝昔爲獄官，不撓于執事，以陷無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同，有足嘉者！往隸天府，撻攝羣掾，毋易汝守，朕將觀焉。可。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興時感衰，譬如入音，可以觀政；而况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



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爲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 蘇東坡外制集終

蘇東坡外制集 卷下

蘇東坡外制集 卷下

蘇東坡應詔集目錄

卷一

策略一……………一  
 策略二……………二  
 策略三……………四  
 策略四……………六  
 策略五……………八

卷二

策別六……………一〇  
 策別七……………一  
 策別八……………二  
 策別九……………四  
 策別十……………五

卷三

策別十一……………一七  
 策別十二……………一八  
 策別十三……………一九  
 策別十四……………二一  
 策別十五……………二二  
 策別十六……………二三  
 策別十七……………二五  
 策別十八……………二六  
 策別十九……………二八  
 策別二十……………二九

卷五

策別二十一……………三一  
 策別二十二……………三二

策斷二十三	三四
策斷二十四	三五
策斷二十五	三七

卷六

中庸論上	三九
中庸論中	四〇
中庸論下	四一
大臣論上	四二
大臣論下	四三

卷七

秦始皇帝論	四四
漢高帝論	四五
魏武帝論	四六
伊尹論	四七
周公論	四八

卷八

管仲論	四九
孫武論上	五〇
孫武論下	五一
子思論	五二
孟軻論	五三

卷九

樂毅論	五四
荀卿論	五五
韓非論	五六
留侯論	五七
賈誼論	五八

卷十

鼂錯論	五九
霍光論	六〇
楊雄論	六一
諸葛亮論	六二
韓愈論	六三

# 蘇東坡應詔集

## 卷一

### 策略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之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盡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用於用。臣常以爲，鼎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旣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長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



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于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員曰：「宋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口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亦不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捐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二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游



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晁錯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猶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臺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願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鼎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況毅異敢之士，又必有待

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旣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疎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權旣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廢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躡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懼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政民讀法，飲酒蜡蠶，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老者，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

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俛俛然抱其空器而不知英雄臺榭已譏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懼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齶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屬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卷二

策別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上而下。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齒莠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

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令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天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屬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驚器者以爲不可，是爲足卹哉？國家有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

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法，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受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一旦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一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皆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痛疾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需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之者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

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

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千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考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勵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概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 策別十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

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艱之？

#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

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一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投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投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取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

論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矜，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而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難。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微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鬥之獄繁。天下

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煥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尙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



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餘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有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徙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爲皆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

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 策別十五

其四曰：一較賦役。一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貢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畧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當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

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井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 卷四

###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

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詭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樂於游戱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澆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葢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

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當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窟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游。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鎗鞭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陰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薦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莽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踉於葦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

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靈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聞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碎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一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

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井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用，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武勇，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俱見而無遺，若入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入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願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

救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季。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箝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



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夫天下未嘗有戰鬥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罄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嗥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殊，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土之恩，而顧效其力，入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鯁蛇之所蟠，豺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

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寶，以可見之寶，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共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寶，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寶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寶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賞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一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

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 卷五

###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以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旣以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

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益以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一倡勇敢。一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鬥戲笑，卒然之

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願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用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侶。」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入益艱，賢不見者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爲中國患，致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

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聲，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以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 策斷一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鬥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鬥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固，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



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鬥，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寶府庫，明烽燧，遠斥侯，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

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闔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紛紘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皝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

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螭窺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挑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以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 卷六

###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取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一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

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一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不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

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罄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罄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罄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罄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一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入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入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入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蹢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

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韃國元振之後，天下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繫然者，壓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爲竇，爲訓。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

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爲之先。故君子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卷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取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因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

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魏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

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北，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算食豆羹，而算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算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算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算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巳，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一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儆。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旣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

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 卷八

###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入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

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生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其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求利，雖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

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徒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一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二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有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讎，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讎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

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之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夏醫之用藥，烏啄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毒，何也？授之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渌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關之不克，將擁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覺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至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



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以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未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一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

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卷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韋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劔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鬥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嘗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歷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決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恣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嘗。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道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憐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畏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

滅者不可勝數。雖有真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愛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乎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

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澆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蹇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 卷十

###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勉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

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



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 楊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雜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雜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

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卽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於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之，以周之所以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袁乘危，得逞其姦，孔明取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

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患信也。孔明鏖劉璋，旣已失天下善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善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旣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尙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旣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細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門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汗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

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入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